

陽村集

卷十一之十六

W142

H3

帙あり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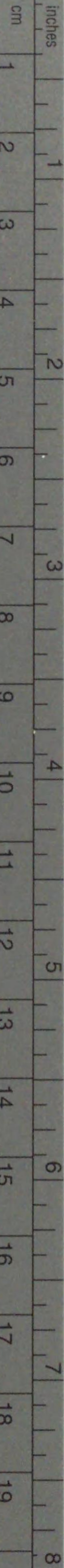
Black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W142

H3



I 種

W



1200501867383

朝督書

山周帝

之

之

集卷之十一

集卷之十一

嚴記
白珎上人自號也上人嘗在俗事玄陵至

也及玄陵冥天乃歎曰吾以微賤久叨聖渥

之報君大以匡輔小以奔走斯皆有智能材

亦且有命不可幸而致之吾聞佛氏之道慈

推澤函明而修之在心愚智皆可能故吾樂

之矣矧今吾君弓鈞忽遺報之無及吾欲遂

易村文集十一

吾朽志以道冥福斯其時也於是棄家入山修心者
累檢今以寶藏之扁請予暢其義予惟精金良玉天
下之至寶也然皆外物而有得喪無之不足以爲損
有之適所以買害是果何足貴乎古之聖人以位爲
大寶而守之以仁義農高非爲湯文武同一揆也若
吾夫子有其德而不得位懷其寶而不得施筆之於書
垂範百王則曰所寶推賢曾子傳道以明大學則曰
惟善以爲寶由是則聖賢之所謂寶可知矣夫仁者
心之全德而曰賢曰善皆心之著也人人皆有此心
得之天蘊諸身猶玉在石猶金在礦以爲一身之主

而具萬理之源瑩徹光明隨感而應初無愚智之間
衆人自昏而失之聖人則全之於天玉潔金粹渾然
大成其可寶者不在物而在我故詩之頌文王曰金
玉其相孟子之美夫子曰金聲玉振是皆善於形容
者也浮音緝佛亦謂之玉毫金色雖其道不可得而
知然亦以心爲本比之清淨寶珠要之亦不外乎心
也嗚呼天地人三才而三才之道具於心佛法僧三
寶而三寶之妙本乎心之德其盛莫乎金至剛也
而鑠以銷玉至堅也而磨以璘惟心也不可以鑠而
銷也不可以磨而璘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而無間

矣二人寶此而守之無失存此而充之無餘則金剛
不壞者自可以得之而玉毫光將自我發矣其為寶
莫大焉洪武十七年蒼龍甲子

古澗記

浮啻然師神印之韻釋也冲然其氣澹然其心舍利
名縛禪寂時之士大夫多重之今以古澗之扁請余
記余惟人性之善也猶水性之清也性本善而惡生
者欲誘之也水本清而濁見者撼汙之也去其惡而
存其善則人性之復其初也激其濁而揚其清則水
性之得其常也然天下之水小而溝池大而河海皆

水也溝池其居下故穢皆蔽而易汙河海其量弘故
濁皆受而不辭皆不能極其情也極其情者其惟澗
之在山乎其源峻截無由駁焉其流駛濁無能留焉
有石以激之有沙以淘之雖其流注盈溢徐疾激揚
崖而為瀑拗而為洄或夷以直或屈而曲或瀑或怒
或潛或隱潦而漲冰而咽其變也極矣而其清自若
潺湲汨瀾晝夜不舍歷萬古而不息焉修道之士宜
以之自強清其心復其性恒久於善而不失也今然
師遙空虛入山林昧々惟恐其不深廬於澗上而接
焉晨而起觀其流夜而坐聽其聲每以反躬而自省

心與之俱清而功與之無息天姓之善澹然自存日以流行於動靜語嘿之間此古澗之所以自爾歟余於禪學未嘗涉其流故不之及蒼龍甲子冬十月甲戌

漁村記

漁村吾友孔伯共自號也伯共與余生年同月日後故余弟之風神踈朗可愛而親捷大科躋臚仕飄纒紆組珥筆尚重人固以遠大期而蕭然有江湖之趣往々興酣歌漁父詞其聲清亮能滿天地歸歸聞曾參之詞商頌使人宵次悠然如在江湖是其心無私

累超出物表故其發於聲者如此夫嘗一日語余曰予之志在於漁子知漁之樂也夫太公聖也吾不敢必其過子陵賢也吾不敢異其潔携童冠侶鳩鷺或持竹竿或棹孤舟隨潮上下任其所之沙晴繫纜山好中流無肥膾鮮舉酒相酬至若日落月出風微浪恬倚船長嘯擊楫高誦揚素波而凌清光浩々乎如乘星查而上宵漢也若夫江烟漠々陰霧霏々揚萋笠舉網罟金鱗玉尾縱橫跳躑足以快目而娛心也又夜向深雲昏天晦四顧茫茫漁燈耿耿雨鳴編蓬踈密間作騷々聲寒響哀息偃舟中神遊寒廓

懷蒼梧而吊湘纍固有感時而避想者矣花明兩岸
身在畫中燎盡寒潭舟行鏡裏畏日流交柳磯風細
翫天飛雪寒江獨釣四時代謝而樂無不在焉彼達
而仕者苟肩於榮吾則安於所遇窮而漁者苟營於
利吾則樂於自適非沉信命舒卷惟時調富貴如浮
雲棄功名猶脫屣以自放浪於形骸之外豈若趨時
釣名軋沒於宦海輕生取利自誦於重淵者乎此予
所以身簪紱而志江湖每把之於歌也子以為如何
予聞而樂之因為記以飯且以自觀焉洪武乙丑秋
七月有日

白雲軒記

白雲軒浮菴坪之自號也出岩峇歷城市躡門於陽
村而語曰余居深山是音自絕獨坐軒中終日看雲
嗟態固不窮矣至於不隨風不啗雨不蔽於日不垂
於地境暖橋饒英七蕩七七如積霞橫如匹練奮盈
如烟輕白如綿者充雲之闕態也吾以名吾軒子為
我記之乎曰夫物之形於天壤間者其体有所局則
其用有所碍日月明之至也而其行高於躡蹀故不
騰騰盡其朕胸之患風霆交之至也而其集偏於鼓
動故不能無暴怒摧折之傷唯雲也動靜無常變化

不測蒸而升鬱而結漠然而虛油然而任起膚寸過
六合水下土澤萬物其或極矣其利博矣詩曰黃
白雲霧被菅茅言其氣行於天而澤及於物也豈非
體道不居故用無不周乎在我身者耳目口鼻各司
一職而心無不通四者局於形而心之理無不具也
宰制萬物酬酢萬變故之殊六合而斂之不外乎方
寸此心之有同於雲也然雲氣無為而自化人心有
覺而能思無為者自當有澤物之理有覺者不可無
持守之方人之於心無持守之功而聽其如雲之自
化則為狂妄制酬酢之用而欲其如雲之無為則為

枯槁枯槁與狂妄君子不為也師觀雲之靜而養其
心使体有所存而不為物欲之動觀雲之變而達其
情使用有所行而不拂事理之正則体用兼全內外
交養而心之理得矣舉斯加彼由近而遠澤物之功
將不羨於雲而無所不周矣若浮菑之有取於雲者
吾不知其說師之徒必有能言之者何待予言為

牧庵記

浮菑謙也而其所寓庵曰牧甸言於名儒碩德其言
牧事備矣使吾友孔若許伯非來予記予矣客贊然
余嘗觀易之謙卦矣下艮而上坤內止而外順謙之

義也於六以柔而止於下有謙而又謙君子之象故
吾夫子釋之曰卑以自牧也夫謙者人心天理之自
然而不容已者也天道有是理故其氣為下際而謙
之理著焉人心有是理故其端為辟遜而謙之道行
焉自徐行後長之梯推而至於高舜之道無非謙之
發現也故君子恭敬退讓以明禮必以謙卑而自處
也然其所以自處於卑者豈終於卑下過於卑屈哉
德言盛禮言恭德欲其盛而能下賢故尊而光禮欲
其恭而能有節故卑而不可踰也德苟不進而終於
汙下恭苟無節而過於卑屈則太卑而可踰矣豈君

子自牧之道哉且夫君子之自牧也謙於己故得於
人儉於家故豐於國稽于穀者高之謙也取諸人者
彘之謙也而使萬邦咸寧卑宮禹之自牧也而盡力
乎溝洫卑服文王之自牧也而咸和於萬民伊尹之
若撻市周公之勤吐哺其謙也亦至矣是故能自牧
者可以牧人也若夫為乘田而牛羊茁飯牛而牛肥
者聖賢之不過於時者之所為也浮菑之學吾未嘗
講吾不知謹師之自牧者何道而將以牧於人者何
說歟他日相尋當一扣之矣

大院之巖支而迤邐東南至甫州山陽二邑界穹窿
而起頂有巨石浮根而立四面皆鑄佛軀故號四佛
山最一國奉佛者所喜談而欲觀者也其中峯曰法
王其陽崖石又鑄慈氏之容傍置小寺曰弥勒庵世
傳羅代所創也庵之北有妙峯遙向四佛而峙羅王
望禮四佛處也世遠屋圯鞠為榛莽前判事白公晉
世居寧海癸亥之春避倭真母間開顛蹊逾歷數郡
幸來茲山之下越明年母以病歿營喪追福靡有遺
力一日泣告山僧曰吾不幸於家鄉被寇資產焚蕩
拯喪流寓之際遭罹凶閔值此大患每念劬勞生育

之德自天天難報晝夜嘶拉欲為怙恃憚誠竭力營立
精廬以資冥佑小申罔極之悲創鉅痛深益用盡然
惟諸德愍而助之以就予志僧曰創立新寺固有常
禁山有弥勒庵新羅曰址久廢不興盍起而新之公
聞之取湯曰諾即往相之泉壑清邃境堪爇慈像
死然遺基具存迺契於心迺樂以趨芟剔荒翳剷除
砂土募緣相費俱材陶瓦又慮報瘵或不繼買田一
區耕耨以給始於乙丑終於丁卯暨屋四楹翼以重
簷有堂有厨既確且堅方欲施丹雘而未得適有逆
衲能盡者囊資真米以來購而請之繪事亦圓朱黃

碧椽與輪可觀又印法蓮經一部父母恩重經三
卷藏置于慈心殿正月落而轉之已巳正月又轉欲
記顛末揭壁亦從而末也時余以言事忤有臺請來
寧海白公既還樂梓聞予之至喜曰吾之志願於是
畢矣寔來請之至拜益勤予不得固辭乃筆其言以
誌嗚呼世俗事親苟營喪葬而已甯白公能盡制而
猶憮然乃於避寇播蕩之餘創寺印經以苞慈又無
窮之利慎終追遠之孝可謂加於人一等矣其幹創
寺比丘曰惠眼曰勝季幹印經者曰志雲并附于末云

寧海府西門樓記

寧海即古德原也阻山濱海地僻而隩夏多涼風冬
無苦寒魚鼈蛟蛤滋錯攸產在昔盛時民豈訟簡家
畜系桐人知操縵歌喉舞態既清以婉至於亭臺之
勝殆若仙境及蒙庵李侍中混謫官而來乃得海上
浮查制為舞鼓教其節度其聲宏壯其舞交轉翻六
然双蝶繞花矯々然二龍爭珠和於催春捷於赴敵
最樂部之一奇而他郡之所未有觀風杖節之使必
來遊觀實一方佳麗之地也爰自倭興日以衰替歲
在辛酉其禍益烈城邑丘墟閭閻燼數年之間棄
為賊藪官吏寄寓於他州虎承來棲于古里邊方無

備入彌深馴至天戈之夏歷原春而犯鉞原之界
侵揚廣而害公州之倖其寇皆自茲丑山島而入一
邑失守三道被禍唇亡齒寒若是之慘明年甲子尹
公可觀出鑊合浦遵海而北聿來于茲駐節於荆蕪
之中顧瞻三歎乃欲築城以固疆圉即以驛聞廟議
為然而難其守金君乙寶自舉而起授以符印俾長
萬夫發卒鳩林安東二千乃於群倭擾攘之中且防
且築以七月而裁一旬而畢又於丑山島留船置戍
然後寇不得棲泊于此一邑再造諸州獲安者皆自
尹公築城之德也自是流寓稍散民居相立戊辰正

月失火延燒公私未立邑邑之春兵馬使朴候文富
寔來捌念遺狀務行寬政民之失業而移者懷之吏
之私度而刷者還之佚其勞驅其饑煦濡撫摩不翅
赤子是年倭寇再至夜泊于岸候聞即開城門策馬
而出左右皆曰賊乘昏夜變將不測我衆單弱未易
破敵不如堅壁而待可以萬全侯曰國家不以我不
肖委以方面為民司命公誰憂海之民獨非國家蒼
生欲聞賊不故使陷鋒刃雖我苟活將何見焉赴關
而死是吾職耳且我突出賊亦必俱乃先率伍向敵
而馳賊果遁走其仁於民而勇於敵如此其得邑人

願借之望觀察使廉嘉之薦宜矣及秋既給民力方
開修城之圮除道之澁拾瓦曰墟以覆館宇又謀於
衆曰西門既災塞而不用盍亦寔構衆樂聞命鳩材
蒙瓦不日而營上樓下開既堅既固城有三門東地
卑而陋南山近而隘唯西門控臨廣野洞達軒割山
遠以族海闊以平行餘渺漫一目千里實擅一邑之
形勝也至若三時務農百室齊任登斯樓也則夫耕
婦饁朝鋤夕還或偶或群或種或播凡一邑之有事
于西疇盡力乎南畝者霑塗泥曝風日勞動困悴千
態萬狀皆在手軒窓几席之下而舉不逃乎目前則

職勸農者所宜日登而時觀者也然則非唯知勤怠
而勸懲之使力本者蓋勉亦且知稼穡之艱難盤餐
之辛苦蠲徭省歛節用愛人之心油然而長必不至
食其力而怠其事矣况敢忍於剝膚起髓浚其膏血
侈用傷財以病民乎若是則斯樓之作其有益於吾
農也大矣若夫山容海色景繁之勝不足以爲斯樓
之重何也驗於古可以知於今鑑於前可以戒於後
古而樂絃歌固一山海也中而爲丘墟亦一山海也
今而復起城樓固亦一山海也山海無變遷而人世
有廢興樂不在乎山海而寓於人心之所感由前而

思宜可樂也申後而思亦可傷矣古既以淫侈佚樂而至於亡今當選定復振之杓而遷欲蹈其前轍以不慮於後患乎是亦登斯樓者所當知而為戒者也予謫是府適當斯樓之成請記于壁予不得辟嗚呼豕庵作鼓以增一邑之華後朴侯作樓以基一邑之勤俟則其流聲道澤之長當勝於一鼓也遠矣哉是為之記洪武二十三年蒼龍庚午春正月有日

興海郡新城門樓記

踰嶺而之東南至海上數百里有郡曰興海地最窮以阻而有魚鹽汝饒之利其在昔時居民既廢中罹

倭患漸就凋瘵迄至庚申之夏受禍尤烈陷而焚之民遭投掠殆盡其僅脫者散而走四方閭井為墟荆榛蔽道為守宰者棲于遠村縮首不敢至邑中者數年矣及歲丁卯國家置兵船于郡理之南通洋浦以備寇至然後流民之懷土者稍有復者焉然未有城池之固不得聚而居之往々塔居於山谷中務欲秘其迹嘗出而為耕漁寇至則無能相救自鼠竄而已故守宰之寓遠村而不敢至者猶昔也戊辰冬金堤趙侯文良為宰單騎以來盡心於理越明年秋政修民和乃咨於眾曰爾邑無城民未安堵吾欲作而築

之爾無憚否咸曰固所願也誰敢憚之於是報聞觀
察使請徒役不得乃令郡民老幼僅數十以八月始
裁親操杖策監督不急勤者勞之情者戒之不怒不
威民皆樂趨通洋萬戶白公仁琯以兵五十助之至
十月而畢役由是民得完聚營立家室而流寓者日
益至矣其冬見代民愛而慕之若孔子之失其母也
頽以其政績卓卓者數事訴于朝請復不獲報又次
記其事揭城樓以寓志思之心而無所托也明年庚
午春予乃謫來于時萬戶白公萬宰益修趙侯之所
未及者鑿其池以險於外鋪其門以固其內而後其

城蓋以完堅郡之老前知秦州事安君成彦前郎將
派君標李君營等若干人語予曰吾儕生于茲長于
茲今又差于茲矣為吾宰者或歲一更或間歲一更
所歷無慮數十人庶公明敏威惠並著民畏而愛之
不敢欺者未嘗見有趙侯之比而况吾郡之殘弊未
有甚於此時事之叢冗文案之煩又未若去年量田
之日也趙侯承殘弊之後處叢冗之際單僮匹馬自
奉甚約省晨夕廩給之費以濟飢乏多方營辦以贍
官用未嘗有一紙賦於民其量田也賦畝之多寡土
壤之腴薄與夫收成之實否一經於目則不忘故其

上簿事速而費省精詳為諸州最又勇於禦寇聞其
至即上馬先馳故倭再至而不得侵至若役疲羸不
滿百之衆不鞭一人不歷一時化榛莽為城池易立
墟為閭井使吾民按堵如旧奠枕無虞自今日至于
後世永立乃家生々不匱者皆吾侯之賜也故吾民
父母愛而孺子慕雖久而不可忘也願吾子筆之文
以告後之人使無忘吾侯之德焉予聞而嘉之既書
其言因語之曰孟子不云乎地利不如人和夫築斯
城壘斯池效死而勿去在乎人城非不高池非不深
委而去之亦在乎人焉今城池則既設矣趙侯之惠

則既深矣後之守茲土者果皆能使民勿去歟無亦
有使委而去之者歟是在為守者得民之如何而民
有未輯則懷之誠有未固則完之無墜其前成而益
益其後效可也咸起而謝曰子之說行吾宰之誌々
者益勉而吾民之生々也益可保矣請并書以為記
趙侯先正簡之後乃祖輔相德烈人至今稱之不衰
侯真克肖者也他日為輔相能不履其先業可信也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日

龍安城潛轉記

潛轉大務也國家之經費公私之豐歛係焉南方潛

轉之入惟全羅最遠必浮于海而後達于京師自倭
之興水租之所不海口而于山之諸城民之納租牛
載馬馱登涉險阻艱躋水雪歷三冬而甫訖及春荷
漕又輸于海道途遠隔數宿而達不事其農迨夏乃
已冬則凍餒春則飢飢人畜物故絀緡于道又其斗
耗隨量隨減則必加租以補甚至稱貸而取盈為民
之病莫此甚矣都觀察使盧公為自分錢以來民生
利病悉究悉荷其於漕轉尤致意焉欲立長策以利于
民遵海而視和其地利於全之界則得鎮浦之龍安
於羅之界則得木浦之榮山皆有溪水之自穹隆而

曠公乃咨謀於衆曰築城于茲以收租稅則民之輸
者一舉而畢及至海轉每泊城下可負而載賊未墜
守以為屏翰則亦真能深入為寇便於民而利於國
蓋是築乎衆樂聞命即以驛聞廟議為然移牒以報
越秋八月農務既閑命知古阜郡事鄭潭前光州牧
使黃居中前判事盧元明前古阜郡事鄭士雲督龍
安之役羅州判官尹義前開城尹金仲光鄭允季前
判事羅進監榮山之築各徵所管諸州之民以興其
役民皆樂趨藝鼓不勝迺春迺迺迺迺迺築既厚以
高既堅以削繪以睥睨固以開闔望之翼々臨之屹

屹未世之功開月而畢村夫田父喜陰其瘼相與慶
於宗而歌於道暮寘左右請記其事以示于後公乃
以書命予予時予適在于益既得聞民言而嘉之矣
忽承是命義不可以文拙辭言曰天下之事有魯同
而義異者春秋書城築傳者皆以爲譏何譏爾以其
時則或春或夏以其事則非制非義故聖筭舉之以
見勞民爲重事而饒其無愛養斯民之意也今公是
舉以其義則爲民也以其時則既秋也城成之後輸
或之力比舊苦省漕轉之務比舊甚易浮海達京之
期又比旧甚速自今伊始永世有賴則利國之長策

愛民之誠心可謂至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而
不怨予於是役見之矣大吏氏必將大書特書以示
褒何待予言哉雖然此道之民祛其病而獲其利者
今則樂公之德而宵歌之矣數世之後或有不知是
時之病爲甚艱則亦必不知今公之惠爲甚遠矣是
宜書諸城樓使守城者時而颺之以告于後俾世々
無忘則公之惠澤當與鎮木二浦同乎於無窮矣是
可爲記洪武二十三年蒼龍庚午秋九月

拙齋記

辛未夏余在陽村有佛者意真來請業予有以音之

喜問其嘗所從遊者則今秘書金公也金公端謹博雅君子常遊於其門則其人可知故不疑而受之觀其行醇而謹聽其言簡以切學尤勤而益有進惟義之求而不知利信乎遊於金氏之門而得之者矣嘗一日請名其所居齋予以拙命之問其說余曰拙巧之反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無耻者入之大患人嗜於利而未進我則知耻而守其義者拙也人喜於詐而為巧我則知耻而守其真者亦拙也拙字入棄而我取之者也然進者不必獲巧者不必成精神日勞而徒自弊爾何用舍我之真托巧偽以求利哉若

夫惟義而守其真者有以自得而不自失故無所望而安焉無所愧而恭焉是拙者如乎用耻而平乎無所耻足以浩然自存而無缺矣故養拙所以養德也真閒之謝曰敢不敬共蚤夜以無忘訓詳爰書以為記

淮月軒記

淮月軒浮菑真拙齋所命而無學翁所命也陽村子訊其說拙齋曰空在太覺如海一區覺休無不周遍而空性無字不在頭七物七色七形七千殊萬差皆自一覺中現者也如一月在天而千江普現一月在

江而千舟分照一在乎天一在乎水上下一色混融
無間舟南者見月之南舟北者見月之北而一月之
體無南北也分南北者謂之非月不可也謂之真月
亦不可也即分照之影而未其不分之體則真月即
在分照之中非有二也且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淮
河漢河在北江漢在南而淮居中北淮而北達于河
必淮而南達于江漢言淮月者亦言一月在中而分
照南北也此吾軒所以寓名之義子能筆之否矣陽
村曰甚哉水與月之無間也在天在地遠乎邈哉宜
其相絕而不相合也然水澄月朗上下無間凡物之

氣類相感莫水月若也蓋月六陰亦六陰月有虧
盈下潮消消息則水月氣類之同可見然猶二件也
以明水取月觀之水生於月本非二也夫極物之盈
天壤之間者皆一氣之所分而一理之所貫也大而
天地不能外小而毫芒不能遺幽而鬼神之不可見
明而入焉之不可窮上而日星之視乎天下而草木
之飛乎土內則本於吾身外則該於事物無處不在
無時不然而其全体總會於吾心故吾心之用能通
事物之理而無間有甚於水月也然月之在水者影
也非真月也又有是水是月之辨若夫理之在事物

者無處非真故心之應物亦無性非真一以貫之固
無上下內外巨細精粗之間故孟子口萬物皆備於
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能真而無偽之名
也人有不誠者欲蔽之也猶月在天而雲掩之亦在
地而泥濁之苟能去其慾而存其真則萬物之備於
我無不具而心之全體無不盡矣吾聞學者有解外膠
絕倫理是心與物理為有二致吾心之体不其然而
吾心之用不其缺乎雖分照之累固不得真月矣遺
事物之理而得心之全體乎內以交終本末備舉此
聖學之所以全也余約而言之曰水月是影物理性

真師以是思之拙齋曰唯上足為說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類

提州鄉校記

提州在揚廣地最僻民風最朴畧官為監務秩亦甚
卑鄉李癘已以洪武戊辰陞諸州縣令監務皆以參
上官為之且有興學今今上即祚先重學校已也冬
吾同鄉金君縵由觀察判官量田稱職選補是州監
務理任踰年弊去民安可與功役乃謀於衆曰理民
以教化為本此邑雖小黌舍無所若不營構以育人
材殊非國家委任興學之意乃相奮址剗荆榛除砂

士鳩材植瓦豎屋一間左右前後皆翼以簷奉安先
聖之神以為敷萊之殿東西置廡各四楹以為諸生
講業之所其南置門一間旁置庖厨亦四楹仍備煨
室以為教官燕息之處制約而位備功簡而事或自
辛未正月而始後及秋而訖乃舉邑中子弟若干人
以教之財不斂戶力不煩民以具六十餘年之廢學
甚可嘉也其冬遣人于陽村請記端未予不得辟告
學者曰天性民彝無古今過遠之殊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但患學之不講爾幸今遭遇聖君賢相中興致
理教化大行金君上休國家之美意營新廢學以教

以育若此之至而爾諸生苟不勉於為學是自棄也
為學之方具載方冊然其要只在于正心術而已心
術既正然後事親事君理官理民百事可做不然則
雖能讀聖賢之書能工筆標之文終亦不免為小人
之儒矣可不勉哉洪武二十四年蒼龍亭未冬十有
二月壬戌

水原萬義寺祝上華嚴法華法會眾目記

水原之東數十里有寺曰萬義禪補古刹也壞廢既
久鞠為榛莽皇慶間天台弥勒寺住持大禪師混其
采觀遺址重營以新三藏班公繼而主之申啓于上

判屬妙蓮門人相傳歲紀已遠實為天台作法之社
叔祖有田數畝有伽藍利之徒亦欲得焉比者天台
曹溪至差住持厥後曹溪仍欲棄而有之訟于法司
時議以為寺有田口所以供三寶非以為主僧之利
兩宗交半徒以有此也是不如無乃以成獲若干口
悉屬水原府而以本寺還屬天台今主上總統中興
更新廢政式遵祖宗之法崇重三寶俾贊王化時有
天台龍宮寺住持大禪師重匡奉福君神照嘗被
玄陵寵託之恩及棄群臣思慕追福文而益力洪武
戊辰師旅方興國家安危變在呼吸時照公在完山

李侍中麾下能與將相共定大策舉義回軍以安宗
社以開今日中興之業上心是嘉越庚午秋八月特
賜功牌將萬義寺及其奴婢使永傳于法孫又給寺
田七十結以贖供佛飯僧之用照公於是益感上賜
恩所祝釐以報萬一乃貨囊錢所貯白銀一錠辛未
正月特設七日消災道場壬申二月又張法會衣服
座具帶襪咸備嘉羞異膳供具豐潔啟聞于上受押
佛疏邀請大天台宗師國一都大禪師玄見等韻叙
三百三十指皆一時天台碩德也外護前洪濟寺住
持大禪師明一等一百九十指諸執事監院禪師覺

恒等一百九十指初晨華嚴三昧懺儀結講妙法蓮
經環師疏解歷三七日而訖其所以壽君福國濟生
利物之願可謂博矣吾家尊永嘉君親承上命奉香
而某子倍几杖恭親盛事一日照公囑記端末以示
于後子惟叙氏去人倫棄君親寓斯世而真斯世者
吾儒之所嘗也士大夫有志于斯世者莫不欲樹功
業而報君親然有不得者衆人之通患也今照公雖
居敦死尚能遇知於君相樹功於國家如此其卓々
也專心竭力以結勝因必報德於君父又如此其懇
懇也是誠不負斯世而士大夫有所不逮者也願予

不才嘗遭放竄特蒙聖君賢相好生之德獲保性命
以至今日再造之恩昊天罔極雖欲小報力莫能逮
今於斯會仰對佛聖得與大眾同聲祝上以祈萬年
無疆之壽小伸下臣區々之志願誠所幸也故不辭
而爲之記在會衆目詳列于後洪武二十五年蒼龍
壬申仲春下澣記

演福寺塔重創記

奉

最極

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為德以報應不差為驗其言
極闊大譯傳中國覃及四海綿歷千禩愈久而愈熾

上自三公大臣下逮夫婦之愚希冀福利靡不崇信
寺院塔廟之設魏業相踵彌天之下吾東方自新羅
氏之季奉事尤謹城中僧廬多於民屋其殿宇之宏
壯峻特者至于今尚存一時崇奉之至可想見矣高
麗王氏統合之初率用無替以資靈佑迺於中外多
置寺社所謂禪補是已演福寺實於城中闕闕之側
本號唐寺方言唐興大相似亦謂大寺為屋最鉅至
千餘楹內鑿三池九井其南又起五層之塔以應風
水其說備載曰籍茲不贅陳王氏享國五百年屢更
喪亂寺之興廢殆非一次此塔之壞不知的在何時

至恭愍王欲營之而未就後有狂僧長遠心者夤緣
權貴擾民伐材卒亦不成恭讓君稱將相之力復祖
宗之緒即位以來事佛益力爰命僧天珪等募工興
役辛未二月始事相舊址填木石以固厥基迄冬迺
登縱橫六楹克壯且廣累至五層覆以扁石將訖厥
功憲臣有言而中輟惟時我主上殿下位經百揆請
早營構未幾恭讓以失道自遜于小而大命集于殿
下燭恭惟主上殿下以神武之資獲天人之應奄膺
大寶誕主民社至仁好生大德育物群賢勵切治道
熙隆百弊皆革萬化俱新凡可以裕國惠民之政皆

所不舉以佛之道慈悲愛物可利邦國崇揚之法因
守不廢其所以創始而樹鴻規貽謀而垂後格者可
謂宏且格矣於是董工益勤功乃告成寶壬申冬十
有二月也癸酉之春塗墍丹雘羣飛雲表鳥翔天際
金碧炫耀暉映半空上安佛舍利中皮大藏下置毗
盧佛像所以資福邦家永利萬世也夏四月設文殊
會以落殿成上命臣近記其始末且近竊聞浮屠之
誣樹塔所以表德隨其層數多寡以明德之高下也
五層以上是佛塔也其言功德報應之說極爲宏博
故自阿育王而後歷代尊信締構之無已也然梁達

摩荅武帝造寺造塔之間以爲片無功德蓋爲武帝
不修心而費財力發也今則財不出緡戶力不煩農
民其爲功德豈易量哉功德既勝報應益彰人天交
慶幽明共賴推利澤於無窮綿景祚於罔極與國咸
休萬世彌固信可期也日近拜手稽首而獻詞曰浮
屠之說興西域流傳四海因茲譯其言報應甚宏博
上下靡不勤祈福塔廟之設何巍業彌天之下遍六
合新羅奉事景祐篤王氏遵守更無悻液福寺在闕
闡側中有三池九井鑿其南有塔五層閣不知何代
乃類歷累世重營竟不克運祚將衰焉可得惟我聖

君有大德天與人故膺曆服萬化俱新百弊革亦資
佛教利邦國五層樓建畢工役經構不擾農民力崢
嶸定几配崧嶽輝映雲霞耀丹碧上安佛骨厥靈赫
中庋大藏具萬軸下置毗盧備嚴飾功德景勝甚饒
益聖君萬年奉宗祐景祚綿延世千億普令群生霑
利澤命日住詞刻諸石且詞藻拙不可讀但以此塔
撫顛覆與國鞏固垂罔極

聖德容舍記

聖德六海上景僻且遠久因倭耗人民避匿間井丘
壠者有年及為城而鳩集之然後遺民稍返相安其

業予嘗請行經過于此廡舍未設而其處今之居者
茨藪椽瓦小隘陋與民廬無別洪武辛未秋雜林李
君仁實為令于茲改修訟簡一邑稱治乃謀於眾欲
營公館其明年冬伐木于山又明年春既雨水生流
材于溪不勞塘載悉至城下乃起厅座左右有望門
屬厨廡厠位成備又其城中旧無井占地以鑿有泉
湧出清冽可合舉邑之人莫不相慶夫廡舍所以待
賓客施政令治莫大焉井泉所以濟朝夕備急難事
莫切焉李侯為政汲于此可謂知所先務矣其鄉
人進士金績來京師受業於予請記其事予問之嘉

嘆古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中秋日

平壤城大同門樓記

平壤國家之巨鎮也。使命之所望，師衆之所會，而其城堙欽歲久未修。其門東曰大同，南曰金越，亦皆燬于辛丑。兵燹強圉，不曰誠為可慮。洪武壬申秋，殿下物即位，運命中樞巨趙溫以尹平壤。越明年政修，訟平民以安業。其秋，承王命始修舊城。又明年春，新任二門。迨秋訖功，走書請記於予。曰：惟平壤軍民務劇，倍悍而駭古。餘雖治我，以不材幸際開國之初，承承重寄，乘茲干茲夙夜，竭心欲固封守，城則築以農隙。

門則役以取項人趨附，功三時而訖。譙樓既杜，櫓抱斯完。始稱其為蕃維之地，非我之能。惟王之德，請子筆其事以揭于門之楹。俾後人知其起廢之所由也。予曰：平壤即古朝鮮箕子之所都也。九疇天人之享，今條風俗之美，實基我東方數千載禮義之化。猗歟！休哉！自衛滿歷高氏，專尚武強，其俗大變。逮夫王氏之世，遼金與原境壤相鄰，熏染胡俗，益以驕悍。是猶歧豐之地，周家用之以興；仁厚之化，嬴秦用之以有勇悍之氣。蓋其民性厚重，質直以善導之，易於從化。以猛驅之，亦足以成富強之業者也。欽惟皇明帝有

天下以闡至治而求歲下事大以誠臨下以寬履度
帝命以復朝鮮之師而公以仁明愷悌之資首荷重
選來尹此都其必能宣敷德教以導民善丕變回時
驕悍之習以興禮義之化使其風俗復淳以贊盛世
惟新之治實有在也豈特城郭之固門樓之壯為勝
於旧哉予想夫俯瞰長江遠臨曠野朝暉夕月千態
萬景悉萃於軒楹之下指顧之間不必遠勞車騎以
陟浮碧之樓而盡得一方之勝槩也他日儻獲登覽
當先為民講論皇極之教言使其民知箕子之澤漸
漬東方者甚滋雖至萬世而不泯今天子錫鞶之恩

殿下復旧之德實與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鮮
同一揆也又使民知秉彝之性於無華夷古今之異
苟能勉力以遵皇極之訓則神人協從子孫逢吉可
以稱夫大同之旨也然後與二三同志把酒臨風顧
瞻江山之美舒暢性情之具亦當為公一賦詩以頌
詠之矣洪武二十七年甲戌九月日

匹安府縣校記

聖人之教在天下猶原氣之在天地吾夫子刪定讚
修之書垂範萬世不可一日而不講亦猶原氣發育
萬物不可一日而絕也原氣之存而斯民得以保其

生聖教之明而斯民得以叙其倫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則聖李之不講尤為斯民之患有甚於原氣
之病也而沉原氣之盛衰開乎天聖李之晦明存乎
人開乎天者吾無所容力焉存乎人者寧可不自力
歟昔者聖人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斯庶厚倫
成俗以興至治為民上者可不懋哉高麗氏之衰教
化陵夷延安府李校歲遠傾圮又日倭患輟講亦久
矣辛未夏吾同年鄭君達家為是府教授官始至無
所於寓假浮屠宮聚童蒙以教未幾而罷明年壬申

我朝鮮受命而興尤重文治復命鄭君以教授之任
假館如杓講勸益力慨然有營學舍之志越三年甲
戌春鄭中訓易為宰而來君告其意鄭侯悅從借相
曰基經始其役乃建東廡三楹適丁母憂李通政晨
代至君又言曰教化有國之先務今國家草創之始
定都營宮庶務雖殷尚文教以興惟新之治府學
之建亦不可緩前使君既已始之我使君宜繼而終
之李侯曰諾每以衙日黜閑州吏及里長于鄉校就
役其人鳩材庀工堅明倫堂修東西廡新作南廊有
厨有庫有房有門復聚諸生以揖讓講讀於其中又

施二十石稻存本取息以永讀書治費唯先聖之廟
將建八尺方屋斷材埴瓦鄭重而未及營李侯亦見
代鄭教授來京師語予曰延安府學鄭使君謀之於
始李使君成之於終而其為政皆有遺愛是不可不
記若其登覽之美吾子已嘗寓目矣通而見之則斷
峯巋然有松數十本羅植其上蔚然而際邃間有石
臺夷曠清美可坐以滌熱南臨大池曰卧龍北倚高
山曰飛鳳青草之湖縈其前金蓮之消繞其左村墟
隴野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凡一邑之奇觀勝際輿集
於軒窗几席之下講論切磋之餘頃聆吟嘯之際心

唐神始罷辱皆忘曾次悠然物我無間可以想吾與
點也之氣像遠而望之則東南無際巨浸稽天紆餘
瀟漫一目千里乾端坤倪渺不知其所極冒櫟恢廓
與天同廣可以想登本山而小天下之意此其於息
焉游焉之道希聖希天之學助與之功為不小矣蓋
并記之予日子之言粲矣朽字之士所未敢遽及也
聖門之教有序先傳以近小而後及於遠大堯舜之
道本於孝悌孝悌之至通乎神明方其初也安於洒
掃應對及其長也力於禮義庶耻內以事其父兄外
以事其長上講之於刪定讚脩之書驗之於身心事

物之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無所往而不盡吾職之
所當為者則人倫厚而風俗美聖賢事業可馴致矣
吁人材國家之命脉聖教人材之原氣也操存擴充
培養是氣以成其德則人材之盛可以美王化可以
升世道矣李侯為政急於學校其知本哉

清心堂記

晉川姜公少入宮事恭愍十數年 清謹間後慕佛
齋心絕葷腥不茹者二十數年矣 上受命朝野清
明慎簡內臣之賢以充宿衛公以肅潔入侍中宮凡
降香祝釐之事必遣公以行公亦齋修強謹盡心昭

假絲是兩宮恩春日隆而公常恭儉斂飭未嘗有驕
矜之色所居之第置一空極掃灑焚香每出宮則凝
神端坐消遣萬慮其於世利淡如也於是以清心自
命名儒韻叙題讚詠者若干人乃囑予記予惟人之
有心所以靈万物而參三才具象理而應万事者也
充其善則與聖賢同故從其欲則違禽獸不遠其機
只在一念之差而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夫能
寡欲則其心自清其心清則衆善以生清之之趣才
寸毫微人欲淨而天理行聖賢之德可馴致矣苟一
念之不善萌於心而不去則如陰雲之蔽大虛也如

泥水之濁清流也日欲平也口欲平味吾心之明日
以昏蝕情欲利害之紛紛之蠹其去禽獸亦幾希
矣然則寡欲豈非清心之要哉姜公既以是自治亦
宜以是而益勉也洪武丙子夏五月記

義興三軍府舍人所廳壁記

惟朝鮮開國之五年殿下命義興三軍府若曰自昔
有國用人尚急矧今草創之始廣延中外共登廣庶務
尚慮賢材沉抑不聞爾三軍府令大小且僚暨閑良
人等各以其子若弟若姪若孫若婿具名保舉置舍
人所肄習文武之藝材成者各隨其高下擢用得之

無遺教之有素俾補予治求以無替於是得世族之
胄若干百人越明年春始置舍人所于三軍府又置
六學教道官分科肄業其經學曰明体適用之堂兵
學曰先計制勝之堂律學曰欽恤之堂算學曰詳明
之堂醫曰濟生射曰觀德公卿大夫至於士之子弟
成童以上居京未仕者皆屬焉或曰子弟入學有部
序有同李兵律醫算亦莫不各有其李舍人所無察
贅欲謹按周制大司徒之職以六德六行六藝教万
民而賓興之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其秀者而升諸司
徒司徒又論其秀而升諸李大樂正又論其秀而升

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獻其書于王
拜拜受之登于天府辨官論材論定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擇士取材如此之詳又官伯掌王宮之士
庶凡在版者士謂摘子庶謂支庶非王族則功目之
世賢者之類莫不咸在教之道藝以充官進之衛陪
僕執御無非正人今子弟之少也各李於其李稍長
而可任也又作於三軍府今三軍府即古司馬之職
也教以道藝且充宿衛各論其材而後爵之則賢材
無沉抑之患仕進塞使倖之路無非周官之遺意也
且古者文武非二道居常則養之於禮樂教化之中

講窮道義以明其理而成其德有變則用之於兵陣
行伍之間奮勵勇烈以激其壯而成其功故前日所
養之義即後日所著之節上可以近君而薰陶其德
性下可以近民而惠綏其生業內可以備宿衛之嚴
外可以托捍衛之固者皆絲毫問之力以基之也故
三代以上之人材一人之身二者兼備文能附衆武
能威敵所謂文武吉甫万邦之憲者此也自後世教
法廢弛人各為其資之近者文多迂滯武或驕悍求
可以親民者則多踈於捍衛求可以禦侮者則或短
於保障蓋由平日之習各拘於一而不能以相入故

也今以縫掖之徒而隸於典兵之府介冑之士而聞其講孝之說則其相與薰染漸漬磨礱砥礪以濟其氣之偏而成其器之備者必於此而輩出人材之盛治道之隆可無愧於古昔矣恭惟我殿下以英文神武之賢創業垂統而判府事奉化伯敷公道傳以仁厚之德高明之孝實贊襄之以具一代之典凡所設施必本於周官法度立國規模宏大且遠舉此可觸其餘矣鄭公命予誌所壁以昭殿下求賢之意作人之德於無窮近不敢以鄙拙諱略叙今日之合於周官之意者以為記

真陵願堂曹溪宗李社興天寺造成記

惟洪武丙子秋八月戊戌我小君顯妣康氏薨上心傷悼命有司追謚尊號曰神德王太后卜葬得王宮之西南數里之近崗巒朝抱風水應吉越明年丁丑止月甲寅葬于真陵又置陸域之東剝寺曰興天追其福也未期年而役告成佛殿僧寮門廊庑福几以楹計者一百七十有餘間棟棟象命金彩炳耀及期而小祥張皇法采以落厥成賜田千結用充供費俾為曹溪宗本社置僧堂禪永為恒規九月丁丑上命召且近若曰子在潛邸勞動中外暨化家為國之

日惟神德內助寔多及茲萬機亦勤規益奄爾遷逝
箴言莫聞如失良佐予甚悼焉冀其利往創立茲寺
又欲推澤福屆利物永世無窮宜昭此意垂示于後
爾其文之臣近拜手稽首言曰自昔王者受命造邦
亦莫不有配匹之賢以助其德故王化之行咸歸內
始夏之塗山商之有莘周之任姒簡策稱美輝映于
古恭惟我神德王太后天賦真嘉躬行節儉風彰坤
順克配乾剛孝敬盡於宗祀禮式著於閨門正始基
開睢之化逮下得樛木之仁夙夜匪懈警戒無違不
溺宴安不聽私謁禪贊王業篤生元良以翊一代之興

以立萬世之本淑行懿範誠無愧於古之賢矣美宜
享斯祐而遽然棄世玉貌永闕香魂莫追宸心極壺
政之虧巨庶嘆母儀之缺禘禴鞠光山陵掩耀雲愁
月慘滿目而悲嗚呼痛哉然而賢德彰徹遠聞上國
天子是悼賜勅弔慰哀榮之典可謂備矣竹帛之編
金石之勤實可與筆等任姒之烈比賢並德旣耀罔
極顧臣詞拙不足以摹寫萬一承命戰悸罔知攸措
若夫崇佛建寺果報之勝隨所敷欲莫不齎應普利
人天饒益無垠如佛所說豈臣言語文詞所能形容
故不贅其及

津寬寺水陸社造成記

報本追遠王政之所先利物濟生教啟之所重二者雖殊皆仁心之發而慈孝之誠所不能自己者也昔者聖帝明王之道尊祖敬宗以廣其孝博施濟眾以廣其仁其所以報本者可謂至而利物者可謂弘矣佛氏之說以為人死不滅隨其所作善惡輪轉受生而佛能以慈悲拔苦與喜濟其淪溺生者若為事佛飯僧以道其利則死者之神飢可得飽苦可得樂以至成佛永免輪轉之報而生者亦蒙饒益於是孝子慈孫以至愚夫愚婦莫不靡然爭啟於佛猶恐不逮

舉世瑞々是崇是尚水陸無遠平等之會先其法之最勝者也洪武丁丑正月乙卯上命內日李得芬沙門臣相禪等花日予有邦家惟賴祖宗積慶而無先德葬所不力又念日氏武死王事或自殞命而無主祀飢餓顛倒於冥々之中而莫之救予甚愍焉欲於左剎並建水陸道場啟設以述祖宗冥福且利群生爾往相之越三日丁丑得芬等與書雲觀日尚志陽達汝門志祥等相自三角山至道峯山復命口請利不若津寬寺之勝於是上令置道場於是寺奉命大禪師德惠志祥等召集僧徒以事營作內且金師奉先

致力焉以其月庚辰始興其役二月辛卯上親臨觀
定其三壇位次三月戊午又幸觀之至秋九月功乃
告訖三壇為屋皆三間中下二壇左右又各有洛室
三間下壇左右別置祖宗靈室各八間門廊厨庫其
不備設凡五十有九間不侈不陋以中祇度是月二
十四日美雨上又親觀丁丑命召日近記其始末以
示後世日近為闕人倫之道莫先於孝王者之德亦
莫大於孝宗祀之礼追崇之典王者報本之孝何以
加於此乎然而全人之心猶不自足以至配天於郊
配帝於明堂其所以尊崇之者極矣赫惟乎主上殿

下以神武之資仁孝之德誕受天命肇建國祚功光
祖宗澤被群物而奉先之思夙夜益虔配天之祀既
極而啟佛之心亦切使我祖宗在天之靈親受佛記
獲證效果以逮無祀之思咸蒙利澤誠孝所感至矣
蓋矣惟是心以及物由親而疎由幽而明自今日至
無窮其功德之大利澤之遠豈易量哉

大灘院樓記

慶尚一道在南方為最鉅由京而之慶尚必踰大嶺
踰嶺僅百里皆行大山之間衆壑之水會而成川至
甲山而始大甲山最險綠崖而間接道以通人馬之

行上繞峭壁下臨深溪最危隘窄過者必慄心寒心
行將盡里然後達于坦途以滋其川曰大灘在唐溪
縣之北最一國之要衝一道之險門也雖之上曰有
院類廢既久行旅無所憩息華嚴大師真公嘗過于
此慨然欲起廢即率其徒誅茅宮舍且以待行旅善
誘諸人集其財力伐材植瓦以亭經營營屋樂聞以
為徒旅止宿之所尊卑異位人畜異處又於其南起
樓幾間使行者必息觀者必登勞者得休熱者得涼
不數年間其功訖成又與其徒鑿去狼石鑿平傾坳
以脩串岬之道狹徑危棧一皆坦夷行者自是如履

平地徒不足跼騎不羸慄無復有危墮之患師之用
心可謂勤矣其利於人可謂弘矣因吾凡盤龍大師
之來京師求予文以誌于樓師與盤龍同選也予義
不諱謹按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三十里有宿
又後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皆所以優賓旅也
國家置驛以傳使命置院以惠商旅公私之辨上下
之分明矣然驛各有吏以洪嚴歲台院則只給日以
募人為主耳故雖在平原汝壤之中院有田址而無
人為主者往往皆是况於深山峭薄之地乎早在平
原人居密通雖無院猶可以寄宿也山谷阻絕之處

日暮途遠人罷馬倦原藪之可畏盜賊之可虞行旅
之志無甚於此則吾師之興是院以館人於阻絕之
途者其功視他院之作不啻千百倍矣吾友嘗聞
浮屠之法凡有利益於物者靡所不為故修道梁柱
院館皆其中之一事其功德報應之說吾所不事故
不之及是在師之自知爾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類

農隱記

吾同年金君萬清介自守不過於世嘗自嘆曰達則
行其道窮則力於農士之常也乃退而耕於尼山之
野自號農隱國家改玉敦尚文治授君以公州道儒
學教授之任君又言曰大而變理陰陽小而教育人
材雖其效有廣侈其及物則同皆吾儒者事也吾子
日所學雖不得施於一時苟可善於一鄉斯足矣即
起而應命以詩書禮樂之教孝弟忠信之道訓勵後

進政。無倦有年矣。或實夏使人請於陽村曰。生民之本莫重於農。士之不得於朝者。必歸焉。子之務此亦久矣。今承朝命來莅鄉學。年既衰暮。不可以勉。亦祈辭之。還于賦。畝課農。親訓兒孫。以終吾餘。聆耳音。樊遲請學稼。吾夫子以不知老農責之。彼以方剛之歲而從聖人。不問其遠者大者。而惟是之請。則其憂鄙甚矣。責之也宜。伊尹以聖人之資。以天下自任。然且耕於莘野。以繫堯舜之道。孔明以卧龍之德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是二人者。微湯之聘。與先主之顧。則皆終身於農而已矣。故不過人主之知不修。

子弟之業者。舍農將何為哉。自媒於仕宦。非所貴也。自汚於工商。非所屑也。去而自陷於異端之流。非所安也。春而耕。秋而穫。上以供。狂輸下以給。妻孥。或山而採。或水而漁。或携笏以獨往。或挈筮以相邀。無辱以當責。樂志以忘憂。不知軒冕珪組。為何物。此吾村中之樂也。子能記之否。歟。予聞之高其節。慕其風。遊乎不可禁。矣。君之少也。嘗掌書記。有能聲。又為書狀。不辱命。有用之材。殆可展也。卷而懷之。動力以食其守。如此不苟。慕伊葛之遇。不若為沮溺之潔者也。若予也。竊位苟祿。無補於世。而不知止。寧不為之。赧然。

款安得掛冠而往賦良菲之頌歌華壤之謠以與君
相從於寬閑之野乎

清河縣義倉廩舍記

己巳之冬予謫寧海明年春量移興海連海而南歷
所謂清河之境時日倭寇濱海之地鞠為榛莽寧興
始城甫一二年僅有遺氓復業者若清河等地闕然
無人賜環之後聞清河只城以招集其流民也今年
夏樂正金君祐一詩來亦即黃鸝亭公題清河義倉
廩舍之作也稱導其率閔侯政績頗詳水泊戰艦陸
置危戍禦侮之道備矣疏土既復耕鑿既安撫字之

方得矣設義倉以惠貧窮立廩舍以待賓客守令之
職靡所不舉讀是詩可以想其為人也予為之歎曰
凡物之盛衰必有其數否傾則泰理之常也公邊之
地播蕩久矣方今聖運龍興革舊鼎新海寇孽匪邊
塵晏清選用良吏以任民治使前日荆榛之藪化為
桑麻之區復泰之期適當于今斯民之幸至矣而况
義倉之設尤便於民靡而收歛而散雖有凶荒民無
相替固良法也閱侯政以舉行後之姪者守而勿
墮可見民生富庶以登壽域可期矣予嘗踐歷其境
目其成慨惻然之念未嘗忘于懷今觀是詩寧不為

之喜慶耶樂正請記因書此以歸閔侯諱天佑荊州人也予雖未相識樂正純謹黃鶴端介未嘗輕於譽毀則閔侯之為人亦可信也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既望

克敵樓記

吾友鄭君守弘以首節出守安城政績既效民賴以安脩其廨舍東樓使其學之長鄭翰走京都致書於陽村之第曰樓本君智慎君仁道為宰時所置也至正辛丑紅賊陷松都乘輿播越賊遣先鋒稱使者侵掠諸郡由此而北三十餘州望風而降至有以公暇

出迎滿天之勢汎溢而南將舉國淪胥而莫之遏惟此邑率先奮義倂降宴犒醉而殲之賊由是不復南下國家得成興復之功復其義烈陸為知官明年矣邠慎君寔來以作斯樓則斯樓也所以旌敵愾之功陞秩之榮也不可以不重然慎君能作而不能名又不能記其事以亦于後今既歷三紀之久老者逝壯者老矣又歷而久則斯邑之有四於國斯樓之有重於邑者後之人特無繇知之矣於是仍舊葺治易朽以堅名之曰克敵願得吾子文以為後徵俾邑人世毋忘其前烈若夫近則山鎮東北蒼松喬木蒼蔚

深遼南有大川自東而西小吏十餘家點綴於內平
田數十頃迤邐於外桑麻接畝禾稼盈畦春而耕夏
而耘朝而往夕而還凡邑人之有事於其中者皆可
俯而窺也遠則天興青龍群峯闐然若朝若揖屏擁
而環列極目無際此斯樓之勝槩也昔韓文公未登
騰閣而記之幸不以未寓目為辭予惟王氏有高麗
三百年間被寇之劇無若忠烈庚寅之哈丹恭愍辛
丑之紅賊鐵嶺失守哈丹闐入若外虛邑及至原州
冲甲以匹夫奮臂而呼克殄厥醜至今美之松京既
陷紅賊亦熾分兵而南所習風靡如決江河滔々莫

禦而此邑之人效忠殲賊屹為大坊以過其橫流之
勢切烈之偉規冲甲無讓所當大書特書以為萬世之
勸者也吁忠義人道之大節王教之大端也鄭君早
以忠孝之資講明仁義之學立志之高勵節之確固
已卓然不群矣今其莅政于茲首徵是事特揭而名
之于斯樓以勵後人於無窮是亦可書也後之登斯
樓者想前人之烈思鄭君之志有所感發於衷彝好
德之良心則忠義志節之士林，而出矣其有裨於
王化為如何哉或曰克敵之效必待夫危難而後見
是曠世而僅有焉者也節義之士雖有所感發將何

所現其志欤予曰事有大小其理則同凡物欲之有
害于吾心之天理者皆敵也貪黷之害廉苛暴之害
仁何私之害公偏曲之害正皆人所當為敵而克治
者也偏類而長推之事物則日用之間凡所以自勝
其私以復天理者無適而非克敵之功義不可勝用
矣孔子語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請以是為事則鄭
君之志殆庶幾矣洪武三十一年蒼龍戊寅後五日
望

德方院記

院館之設所以待行旅勞者有所憇宿者有所寓而

而得其庇暘而得其廢盜賊之無其患虎豹之無其
害商旅之利無大於此者矣故為王政之所重亦佛
教之所善也我國之典特優院吏賜田免稅保修館
舍往々又有慕佛為善之徒既作院宇又治園圃有
菜以供人客有芻以餵牛馬其利於人大矣為善之
報亦豈以我神印都大師然公性度慈仁德量宏
大濟人利物孜々無已老而安於素樸之鄉即難林
也難森距蔚州僅百里凡往還者必宿而達魚豢之
貿易防戍之更代騎徒負載前後絡繹古未有院無
所於寓必寄宿於民廬暑雨之蒸濕風雪之慘慄行者

有請高之艱居者有侵擾之憂人皆患之然公欲於
中路而作院以便往來迺相地於德方里之路北前
臨大川後有竹林其山繡繞其區平行公迺築之伐
材垣瓦以興營作始於甲戌冬終於丁丑秋涼燠異
所專早異處炊爨之厨馬牛之厩莫不咸備又令其
徒勤謹而好善者居而主之夏蒔蔬菜冬積薪芻以
施人畜永世無廢公之德惠及物之博此亦可見矣
不遠千里請記於予不敢不樂而書之

廣灘院記

廣灘院在兩京間道里適均行旅多憊宿願垣破礎

無所於寓判蓋嚴悟公惻然欲新之為拾囊餘之儲
重新營構仍起樓于前下臨長途俯瞰平郊登臨眺
望洒然可憐塵勞之執請予記予諾而微始末悟公
曰山野受上知久思渥宰厚欲而工祝釐且報四恩
也後又謂日記要人知耳吾叨德豈在人知不知也
是不如無記予又諾而不作已如夏予赴舊京朝食
于此因記于楮以塞前諾且誌予行時悟公承命往
釋王寺相距十里悟公既不欲人知予亦不欲悟公
知也

五冠山聖燈臺重創記

建文元年己卯冬十一月辛未都承旨臣文和以
主命召簽書中樞院事臣近傳旨若曰五冠山聖燈
庵蓋自前朝太祖王氏始置予在清邱舊新殿屋迨
茲有成施以土田奴輝爾宜文之壽亦永也臣近俯
伏受命而退謹嘗庵之舊籍五冠山之西峯有石屹
立臨利如戟人謂之戟岩其山脊迤邐而兩折而南
接于松嶽王氏太祖統一三韓肇建都于松嶽之陽
術士進言戟岩突起乃當地脉第一順龍時所倚天
而立是為三足發作之所若欲讓之宜堅石礎於是
就其陽崖巨石之上樹石柱四方列如屋量長明燈

以鎮戟岩之尖且以明君相繼忠臣不絕為願故王
氏世令大府寺供其燈油致和戊辰侍中尹頌相
忠肅王至順庚午侍中韓暹相忠惠王曾與兩府諸
公添其油盛列名于板洪武癸亥侍中曹敏修等文
與兩府出米若布以續其用韓山李穡為文以記簽
書柳珣等又為作屋是聖燈之為世之所重蓋如此
今我主以殿下以元良之德勇智之資惟忠惟孝位
太上王弘濟多艱誕膺天命式啟朝鮮億萬年之業
嘗在潛邸以賢與長謳歌悉歸益崇謙德率履不越
惟有利於邦國家是為先力運於戊寅孟春始新茲

庵及秋八月遂承太上王命傳即寶位明良相遇更
新政化庶績咸熙四方無虞聖歷之效蓋不誣矣其
所重營佛宇三楹掛以新畫釋迦三尊十六羅漢十
大弟子五百聖衆都會之像東付翼室三楹所以寓
僧也西付三楹所以為慶也納田百結奴婢十九口
所以續聖燈而永食輪也嗚呼自三氏始置此燈子
孫相傳歷五百年而過惟新之朝凡所以先貴考事
益圓且備則其所以利益邦國者益大且久聖壽之
長國祚之永當與此山此燈同垂固極而不放矣臣
近拜奉睿旨以言是月巳亥

獨樂堂記

丹陽伯尚公
玄寶自序

或嘗語予曰宋之司馬君實范希文俱以儒術位宰
相道德勲烈亦與之相上下范公之言曰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志大而仁廣宜其致
君澤民以濟四海也夫聖賢之道非貴乎獨善欲以
及人焉爾故朋友而樂者孔子也與衆而樂者孟子
也二公皆學孔孟者也范公之志其大如此司馬公
乃以獨樂名其園何哉予曰君子之樂有本有末得
於膏中者本也現於及物者末也自其膏中之樂推
而至於及物則天地萬物猶吾一体無一不在吾樂

之中而人同類也其及宜先故有明遠未可樂也黃
材教育可樂也形於一時而樂只之詠作美及於後
世而樂利之澤遠矣至其及物則大而鳥獸魚鼈之
咸若微而庭草之孳除是物與我皆囿於大和之中而
得其所其可樂也為如何哉然及物者難盡也有吾
樂未充而為吾之憂者焉博施濟眾堯舜病况其
下者予者夫得於育中者不隨物而有變常浩然而
自存內省不疚俯仰無忤此獨樂也范公挫於及物
言之司馬專於自得明之非有自得之樂者不能極
於及物二公之言云相發也雖然樂之自得亦有淺

深之異孔門高弟親及聖人而其所造亦各不同車
馬衣裘共故無憾子路之志可謂大矣然視曾點童
冠詠歸育次悠然之樂則有間矣是皆於及物之際
見之爾若顏子單瓢陋巷不改其樂即與孔子疏食
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者殆庶幾矣是真自得
於育中而獨樂者也子載之下瀛漢先生蓋嘗知此
每令學者尋孔顏所樂者何事而二程夫子有得於
此夫瀛漢育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唯其如此然後可
以造孔顏樂處焉此非本欲或唯、而退既後日予
謁丹陽高相公時公罷相閑居有筆笑以獨樂稱其

堂命予曰吾雖慕司馬氏然其意非盡出於司馬也
春朝看花、可樂也而花不與吾同樂秋宵看月、
可樂也而月不與吾同樂雪峯之奇松雪之秀可樂
說也珍禽之音好雨之聲可樂聞也凡物之接耳目
而樂吾心者雖不可窮而無一物能同吾所樂則得
不謂之獨樂乎書可獨觀而不必講論也詩可獨吟
而不必習也酒可獨酌而不必有賓客也晏而起
倦而睡或疲于困或偃于床唯意所適與影而偕此
吾閑居而獨樂者也感依今昔興亡得喪之變無窮
注者既皆廢而非真則來者又可保其為實耶張以

無能久玷顯位而獲免久罹患難而獲全更遇聖明
之朝以老大平之世幸莫大焉吊前人之於既往慶
端之尚存規一世之營、獨無求而自足此吾撫躬
而獨樂者也子為我記之予不獲諱而進其嘗所與
或人論者因告之曰夫人有欲則其心紛擾而多憂
無欲則天理自明隨處泰然而可樂惟公早以周程
之學講究孔顏之樂方其貴也以壽文之志而為憂
樂君實之德而為事業及釋位而去也窮却困厄極
其慘酷而公處之恬不動心悲歡榮辱自外而至若
如寒暑晝夜更代乎吾前而吾無所戚於其間惟自

信自慊以全吾胸中之樂此衆人所不知而君子所獨得也又况公之功点名遠而身退優游怡養以樂餘年亦與司馬公洛中閑居之日無以異焉宜乎以此名其堂也吁吾心之樂充於中而不於一堂之上苟得推之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可使熙熙同於一堂之上也

五臺山獅子庵重創記

建文三年春正月辛未啓運神武太上王殿下令大臣判內侍府事李得芬命召叅贊門下府事臣權近傳旨若曰予嘗聞江陵府之五臺山奇秀之稱曰巨

而著思置欽剎以植勝果久矣去年夏有老衲雲雪岳自是山來告曰山之中臺有庵曰獅子園禪榻也據臺之陽上下是臺者所共由屢創久而廢遺基尚存觀者嘆傷苟是之重營衆心欣慶必信於他所矣予聞而悅遣工新構上起三楹所以安佛高僧也下置二間所以爲門與洗閣也規模雖小形勢則宜欲其稱而不侈大也功既告訖冬十有一月親臨觀之以落其成蓋爲追福先逝推利復世物我均霑岳明共賴去爾卿宜爲文以示永久臣近竊惟佛氏之道慈悲濟物其說善博自漢以來時君世主靡不尊信

恭惟我太上王殿下以神武之資應運開國奄有東
方以布維新之政深仁厚澤貽謀垂裕可謂至矣朕
煩萬機傳付聖嗣專心佛乘致之奉信以至窮山絕
頂之上亦且訪問舊址以建名藍不遠千里親勞玉
趾以賜巡臨林壑增輝烟蘿動色自有此山以來所
未嘗有也昔新羅二王子來入此山至今傳導以為
美談况今殿下以創業之主太上之尊遠駕乘輿以
親臨幸我自今以往山翁野叟稱導洋洋以增此山
之重當與軒轅之遊貝茨穆王之到瑤池儼美並稱
於無窮矣是月既望

德安殿記

建文三年夏太上王命相地于潛龍舊邸之東別構
新殿秋功告訖乃命目匠若曰高麗太祖統一三韓
以其私第為廣明奉先二寺荀利國也予以否德代
有國家仰惟前代時若將以此殿舍為精藍永作世
世福國之所思以上福先世下利群生宗社永固垂
統無疆故於正殿揭釋迦出山之影又於北楹為度
其上中安密教大藏一部東置新雕大字楞嚴板本
西藏新雕水陸儀文板本開廡左右以便禪講傍起
小閣俯臨方拓厨庫門廊具置宜處切雖芳於側金

頤已周於轉輪冥，沾益昭，獲利推澤無垠傳祚
周極竟脫九塵證明正覺是所期也爾宜作記傳亦
後世俾萬子孫守而勿替且近承命替首而退謹記
吳年秋九月日

雨亭記

平原趙公安石嘗得有九翰林學士趙子昂所寫大
雨賦手卷一軸寶藏之久矣一日携以示予日請所
以自難者將以求詩文而綴其後也余日此繼雨賦
之後宜以雨名其亭而號之也公欣然日諾願終惠
一言余觀夫天地之化氤氲塊垆而為雲降而為

雨澤下土而潤萬物茂榮滋長暢茂秀實甘苦薰蕕
洪纖動植凡有形於兩儀之間者莫不待是以遂其
生故易言軌道之大必日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其言
聖人之德亦日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雨之功用大美哉
至若人事失於下天道戾於上恒陽以若旱魃為災草
木焦金石流物無不瘁民饑于遺于斯時也需然以
靈群搞感感澤物之益為如何哉昔殷高宗相傳說
而謂之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其倚望也重矣其
取譬也切矣吁軌道之所以能生物者九也人道之
所以能利物者仁也軌道之九動於氣而雨澤施焉

仁之心現於事而政教行焉故為君者必俸乎元以
行其仁為臣者必調乎元以行其政然後君之德可
合於乾之聖人臣之切無愧於殷之賢佐其所謂雲
行雨施之效大旱霖雨之切亦可親致之矣吾欲以
此記諸亭上公宜勉之至若霖微洒簾遮苔畫寂而
宜茗泚瀝滴階簷梧夜響而宜琴奕蒸已洗清臆洒
然或宜置酒或宜哦詩驟而珠跳踈而絲散徐疾間
作變態不常厲几而坐蕭然自樂者此閑人逸士豈
真者之所為非可為公導之者也然公以開國元勳
位乎公輔而志在丘壑不欲居其成功他日致君澤

民之餘懸車綠野之申亦當以琴茗詩酒自樂於此
予將披簑扶藜佳間空席更焉賦雨中之閑興也蒼
龍辛巳秋九月重陽日

大和樓記

蔚為州東南際巨海去王京最遐距州之西數里有
大川南流東折而入海其東折也水尤宏闊而澄深
曰黃龍湖其北石崖截然壁立亦南迤東迴有山巒
然峙于水南名葩異卉梅竹山茶經冬馥郁曰藏春
塢新羅之時始置寺于北崖之上曰大和西南起樓
下臨淵水山橫野外海接天涯登覽之美最為奇勝

建文元年己卯春今國舅驍與伯閔公霽奉使至此
觀其南樓已廢西亦腐撓駐節彷徨顧瞻咨嗟慨然
有新構之志及還下朝未嘗暫忘越三年辛巳春判
事安居魯生出按是道詣公辟公語其事安居對曰
敢不敬蚤夜新起此樓以無忘公勤既之部令行政
甫乃募游手乃斲乃陶知州孫君光行悉力監督不
煩于民不月而營規模制度規舊益壯其秋驍與公
又奉御胎將安于星山謂予曰樓臺亭觀之設雖若
無關於政治然時遊觀而節勞逸無國無之蔚之大
和樓固十方之奇勝也予惜其廢壞若有累於治平

之世嘗嗚按庶已新之矣今予又奉使往其道是不
可無文以記予無讓予惟此樓間於國中久矣然以
其在於窮遐絕塞之上故其登覽嘯詠者非廢棄羈
旅之士則按轡部符典一方宰一邑者甬其居宰執
近寄者一往過之亦鮮矣况以國舅之尊秩崇侯伯
又嘗位冢宰愨百揆如公之比者一二年間節鉞再
臨自有此樓以來不知亦嘗有乎否也公風神清朗
襟韻超逸文行節義表儀朝著雖處富貴而雅談閑
適之趣不少變吾想夫公之登斯樓也洒落之懷與
風月雙清恢廓之量與海天同大此公所以樂之而

不忘也公推此心以與一國同樂吾民其庶幾乎吾
安得陪公而往從公之後登覽寓目鶴詠其上而備
記其勝槩乎辛巳冬十月有日記

月波亭記

善州之東五里許有津曰餘次自尚之洛水而南流
者也實旅之由尚而之南州者亦至是此焉實要衝
也津之東有小山臨峙昔全人李君文挺為宰始構
亭号月波歲久已廢矣建文元年春今國舅驪與伯
閔公奉使過此惜其廢久而無能新之者也既還大
寧崔君開適宰是邑公命新構崔君樂從之下車數

月政修入和更相地于舊址之北石崖之上奕壇奇
秀尤得其勝不欲煩民乃募僧徒八月始事十月告
訖其梓人即營漢城新宮都料匠也故其制度頗怪
巧麗且為頌室以待賓旅之宿越三年秋崔君以司
水監召還于朝驪與公又陪御胎往安于星山將再
過此微記於予欲歸以揭之于詢其迹於崔君崔之
言曰亭之上下推松鬱然石崖嶄然長江經帶乎其
前大野舒餘於其外間闔撲地烟大相望善之邑也
耕牧漁樵歌謳相荅樞僕絡繹於其野者善之民也
西南天削川陸渺漫雲烟變態氣像千萬至若江清

月朗冷影相涵靜如沉璧動如躍金橫如素練盡如
卧塔冲融冕朗天水一色此月波之所以得名而尤
此亭之一奇也北望有山鬱乎蒼，是昔王氏太祖
祖征新羅駐驛所也雄風壯氣至今凜，直與高山
流水而無窮登此亭者亦不能不為之遐想者也若
夫驥興公以國舅之尊寵相之貴再來于此登覽嘯
詠以寓高尚之趣斯亭之幸為如何哉予聞之書以
為記辛巳冬十月有日記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類

信齋記 韓公諱尚敬

同寮叅知韓公号信齋朝使端木先生其扁且叙
之甚悉持以示予仍微記叅知吾宗宅相也親善既
久又為同寮義不可以不之辭夫人性即天之命也
天之命元亨而利貞於物而不已者誠也其賦於人
則為五常之性而有仁義禮智信之名聖人性焉純
乎天也學者必勉焉然後能實其性之德所以能勉
而實之者信之為也非由外鑠非假強為本具於性

分之中但息夫人蔽於欲而不力爾蓋天之誠即是
四德之實其在於人亦為實心仁者惻隱之理而實
其惻隱者信也義禮與智莫不皆然誠不離乎元亨
利貞信豈外於仁義禮智哉以我實心施於事物無
所為而非真也無所感而不應也大而天地禹而鬼
神微而蝼虫皆可以信感而動之也而况於人乎夫
天地萬物本一理也以在我之實心觸在彼之實理
妙合無間捷於影響書稱至誠感神易言信及豚魚
蓋謂此也凡學者脩己之方人君為治之要尤莫切
於此故孔子教人則曰謹而信又曰主忠信言治國

則曰敬事而信曾思孟相授著書亦莫不奉以致意
焉洙泗輟響變詐日興寥々漢唐知者鮮矣至宋程
子乃曰循物無違又曰以實之謂能發前賢未發之
蘊甚有切於學者然非指在性之本体乃就切於學
者之事指其接物之用而言之者也嘗因是而論之
物各有理人同此心無非實也火之就燥水之就濕
物之實理也謂水潤下謂火炎上人之實心也欲用
火則必以燥而燎之欲導水則必自卑而匯之然後
施切易而事可成所謂循物無違者然也設有人問
火吾語之曰熱問水則吾語之曰冷是竭吾實心而

語之也人於是執火而手熱飲水而齒冷則以吾言
為實而非妄矣苟不以實心告之謂火曰公謂水曰
熱人必謂我為妄矣所謂以實之謂者然也事君親
交朋友日用動靜之間應事接物之際無所往而不
出於實心則其為信也大矣動天地感鬼神亦可馴
致之矣今公以是顏齋而自勉可謂知所本矣宜其
處事精詳動作合義以見是於國人獲知於君上也
若夫誓諸往古之轍施諸事切之懿若端木先生之
取盡之矣予奚容贅

五臺山觀音菴重創記

道人志先嘗以其力營建寺宇者屢矣每求文於吾
宗工牧隱先生以記之先生嘉其勤厚遇之師又以
吾家尊之樂於為善也請相其費吾家尊亦以其勤
謹而無偽也其所言者必聽之由是予亦與師相知
者久矣嘗於江陵府五臺山之東臺重創觀音菴訖
切語予曰吾曩之建寺也必於牧隱求記牧隱不辭
而筆之今之營觀音菴也牧隱已矣子牧隱門人也
子幸無讓於記予既諾之因循世務不克為者數年
矣其間師又造佛印經頗多予亦嘗跋其所印經數
部矣達文四年夏五月予以病在家師適來曰子嘗

以忙辭吾記而不作今日則開笑請把筆予因記之
曰師自歎疎走諸方經營勸誘建寺造佛既多笑心
力必憊不其憚吾師曰人於初志所先定者雖欲罷
而不能也志於學者必勤於學志於禪者必務於禪
吾之心也志在於是故嘗試為之自是之後志常在
是奔走經營不覺其勞而為之也然今考矣已無復
能為之矣吾始之所為幸托收隱而不朽也吾終之
所為惟吾子無使其或泯也予曰吁人孰不有初志
哉然能勤而不變以至干成者鮮矣師於少日之所
志能不中變而多有所成就恒年化、考而不倦其

勤可謂至矣住是庵者知師有志而不製能率以有
成也如此則其坐而為禪者益加精進而必有所得
處矣其作而典事者常加脩治而永不至廢墮矣若
夫山之奇勝庵之規制予未得寓目是在觀者自知
爾其成之時某年某月也相費擅家自吾家君及某
官某也

息波亭記 序公諱原

松都西北泉聲之水會為長江流入于海其渡處曰
碧欄近國故嶽者衆近山故流駛近海故潮悍而涼
者亦甚病國家為置官以掌之濱江崖下曰有草樓

掌渡者所寓也江接海天山橫野隴紆餘渺漫極目
無際形勢之勝可謂最矣然以其為爭渡之地而非
游觀之所故往來者皆芒屨焉唯利涉是急故未暇
登覽而寓目也壬午之秋缺城亭公杖鉞而未觀察
右道弭節于此顧瞻空嗟乃陟崖上相其攸宜艾檉
棘剗砂土乃構新亭扁以息波蓋欲歷勝以利病歎
者也巡觀之暇必來憇息至輒信宿吟哦忘返且次
前人草樓詩韻以寓其志亭之勝際視曰草樓不啻
十百倍蓰矣越明年夏見代而還請予記予不敢辭
公天性仁厚樂善不倦自如慨然有志節嘗慕范文

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語常自
諱諱以自期待故其文武才略中外聲績卓卓不群
凡以追配范公而其胸中之天亦與范公同其大矣
夫岳陽樓天下之勝際凡寓目者可悲可娛皆係所
感而范公憂樂則獨關於天下今公於此亭既得以
與人同其樂且推其憂於息波是其心之憂樂皆在
於及人而不係於一己者可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他日處廟堂之上輔相之烈憂樂之効不使
范公專美於宋亦可卜之矣

利川新置御板記

永樂元年夏議政府經歷司都事徐君選以其鄉利
川新置狎按事始末請曰吾鄉古南川府也高麗太
祖南征過其川郡人有徐穆者道守之利故賜弓利
川三廣而腴民衆而富其繁廢規他郡為劇建三襄
季權奸擅政公私置於楛克吏民殫於流亡齋舍傾
圮尚不克修為郡守者寄居民屋矣暇治庠序教洪
武戊辰誅除權奸選仕良宰明年己巳監務李君愚
布惠政集流三慨然有志於興學初於安興精舍聚
生徒置學長教養日謹凡器皿資糧皆務贍備將欲
相地以營廣舍時方招輯選定未暇就切而見代乃

以穀布若干授學長為本取息以俟後來中惟多務
繼者未遑越辛巳春今監務過君仁達既下車謂下
可以僧廬為學校即於郡治西北一里之近親自卜
地得二水合流之內崗巒環拱形勢應菴公務之暇
役以吏卒不借編氓即山伐材訪集香火會徒分隊
以輸且募鬚項日自董切始於壬午七月不閱月而
告成八月工丁就行釋奠之禮聖廟中峙翼以齋廡
東則為樓以涼於夏數十楹未就之功一日歛成觀
者莫不嘆賞吾鄉之美于今克成吾民之善于茲是
基鄉之父老奮肆媮媮欲托文梓揭視來裔俾不忘

二君終始惠我之德以選幸為家佑日從事於左右使選請願無辭焉予曰甚矣民之不可以無學也降衷而有性秉彝而好德斯民即三代之民也有欲而爭致無知而罔作陷於刑辟淪於禽獸非民之罪也長民者不能興學以明教化之故耳今君謀之於始過君成之於終奉以興學教民為先務二君真知長民之道者也自今鄉民為父兄者觀感於善政為子弟者漸摩於善教毋徒事於章句必先正其身心居家必篤於慈孝處事必主於忠信一鄉之俗蔚然皆異於禮義則起為將相匡輔國家以達文明之

治者將必繼之而有作矣是豈唯一鄉之美一時之幸哉宜爾鄉民永勉無怠是年六月晦

林亭記

吾同年大司成丹陽張先生能以明經訓後學故其立於朝或留或遷常為國學長官其風度緼然其襟依灑然晚塵俗氣雖在簪組而有山林之態錄其函丈而出為大夫士者所至林立永樂元年之夏予知成均蓋厠其右聞其講說經旨議論詳切精粗本末指陳無遺森然有法度年踰六旬而其剛志依然不

少衰一日語予曰竹州吾外氏之業梓也吾家世居

之有壩而廬有田而耕松栗梨棗桑柘之木繞屋扶
疎蒼蔚成林下開方沼植以荷花吾將掛冠歸老于
茲以送餘齡於茂林清樾之下故以林亭白扁請暢
其義予惟吾夫子言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蓋言
有本者其發達之必易也夫地道之於樹植六根而
生其萌則其發榮滋長不疾而速苟無牛羊之牧斧
斤之弄則其條暢蕃茂日增月加不數年間鬱然深
秀而成林風霜屢變歲月既遐千章老幹茂密參天
雖閱千歲而不仆是有本者如是也人之種德亦猶
是焉操存以立其本涵養以達其文積之深厚持之

悠久則其巽華之發現於面皆餘慶流於子孫立言
垂於不朽若其發而措諸政事亦足以在當世而格
後昆非若視陰玩鳴苟徇目前者之所為也故詩人
之詠衛文公者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說者以為
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如此先生所
以自扁者其亦此意也欽先生曰得之矣爰書以壽
記是年秋八月初吉

永興府學校記

立廟以祀先聖立學以教子弟遍天下歷萬歲而不
廢蓋人之有天性固不可不學而學之為道尤不可

不講聖人之書也國家令府州郡縣莫不置廟學遣
守令以奉其祀置教授以掌其教蓋欲宣風化講禮
義作成人材以裨文明之治也歲戊寅春樞相孫公
以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尹永興府既下車適值上丁
躬行釋奠觀其廟學隘陋頽腐然出涕欲更營之
且其地勢卑湫不足改為退而咨於父老曰生民以
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古今靡不祠之甬府廟學欲
隘若此寧不愧欬况治人之道莫先於學此界隣
舊尚武而不崇文頽廢之俗今猶小革甬府最鉅
諸郡所視效宜新營構興儒道以為之倡乎象口

愈同議以克合乃相少尹舊廬之基厥土夷壇厥勢
環拱乃治其位乃與其工星馬往來躬自勸督少尹
李公士實亦樂助之邑人前判事李用和實幹其後
聖廟雲合咸中厥位樓其南而門其下不數月而告
成衆諸生金廩等六十餘人教育惟勤前成均禦正
金公相適以教授官至孫公喜之勸講益力漸磨經
術學有日進迺明年己卯之科生負趨金廩李陽
敦等皆自是學褒然而起雍中科第盡自是府置學
以來所未嘗有實賴孫公勸課之功金公教誨之力
也永樂紀元之夏金公復為司藝陽教亦為博士偕

仕成均子以不才忝知館事二子具言孫公盡心興
學之事請記顛末以永父子惟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六籍之書亦所以明斯道居是學而讀是書
者當思有以求其道亦思有以厚其倫為臣盡忠為
子盡孝以至長幼朋友隨所往而各盡其職此乃儒
者之實學也徒泥章句不治身心萃其文辭以微利
達而已者非吾孫公興學之意也孫公開國允勲篤
信好善君子也子因重之今聞二子之言益知公之
為政急於先務以是施之優於一國矣故併及之永
樂癸未秋八月日

五臺山西臺水精菴重創記

江原交界有大山五峯並峙小大均敵而環列世號
為五臺山中曰地壇東曰滿月南曰麒麟西曰長嶺
而北為象王遂有五類聖象常住之說為浮菴者盛
稱之於吾儒為無稽不復詳西臺之下有檀泉深
出色味勝常其重亦然曰于筒水西流數百里而為
漢江以入于海磯雖受衆流之激而于筒為中冷色
味不變若中國之有揚子江漢之得名以此于筒之
源有菴曰水精昔新羅二王子嘗遁于此修禪得道
至今衲子欲修證者皆樂居之壬申之秋驚改為吳

于時曾溪韻釋懶庵游公收庵永公皆捨名韞入于
茲山目其孺題化為煨盡惘然悲歎欲重營之乃持
化頭出山普勸故侍中鈇城李公琳與其室洪氏中
樞高興柳公雲與其室李氏及諸檀家聞而皆喜各
施錢穀美再之春方始董工更就泉傍林木之下相
其面勢尤為奇勝乃斲其木乃刻其土遺礎具存宛
然舊址也觀者相慶咸與言曰殆天使嚮彼焚其陋
而啓其勝歟二公再生以發其旧歎抑道眼既具自
與古人竊契以是必居一於此矣迺樂趨事以訖營
楹其堂五架三楹浴室二楹其規制不甚異從首便

也懶菴又與柳公新繪彌陀八大菩薩以垂堂中古
銅香爐淨瓶什器皆備設慶護會已至于三結志修
禪者多未住錫菴之能事畢矣所可慮者自今居是
庵者有能得道如羅王之二子者欵常加掃灑不至
廢棄撓者扶之腐者易之能不墜二公之志使與此
山相無窮欵却無奈又懼鬱攸復而林木以至於不
可知歟皆未可必也是在後來者之責爾懶菴來予
微記蓋欲以是警後來也予與懶庵道雖不同相知
已久故示諱而書其言以為記懶庵世族也棄統緒
蒙伽梨道譽甚高今為兩街都僧錄大師云永樂二

年二月既望

法三寺祖師堂記

法三寺之西丈室之南有隙地頽階破礎鞠為茂草
久矣及判筆嚴砧公駐錫之明年予往觀之則突然
而堂構矣不數月又往觀之則煥然而丹雘矣及三
往觀之則中揭毗盧丈殊普賢會蓋新繪者也左右
分掛羣嚴諸祖遺像俟旧者也予歎其成之速公因
謂予曰吾以無能濫荷上恩領袖宗門總五教為國
一位已極矣祝釐告報慮無致力去秋八月佛祖合
饗之辰乃見諸祖之軸布展而庫藏之靈屢靈損殆

至膏爛吾甚惻然謀諸宗門且抽私褚為構是堂自
美未夏五月而始至冬十月訖切又與栢栗大師修
公募緣繪成毗盧三尊重裝祖像以安于堂之上燈
供之需亦且粗完仍邀諸檀設會祝上以慶落成欲
使觀像者皆生恭敬而歸手無像庶憑佛祖之力以
酬君父之恩吾之志願也請子記之以示後來使繼
看者常加修葺期於不朽而已豈欲托之文辭以要
人知哉予諾而退以辭拙不克為者累月矣公又踏
門而請之故不敢辭第書其言以為記若夫隨喜者
具列如左云

金郊驛樓記

惟我國家臣附皇明事之甚謹歲修職貢固敢或愆
朝廷亦謂四方萬國惟朝鮮最效忠順歲遣使命以
宣聲教冠蓋絡繹先後相望上下之際可謂洽和矣
金郊驛距三京西北僅三十里朝使之來及其復命
而往每宿於此蓋來則王必先遣大臣迎勞於此詰
朝率國人備儀衛郊迎使亦以朝而入往則王設供
帳出租於郊又遣大臣慰餞使必以晚而來故未嘗
有歷此而過之者其慰傳供億之費規他驛倍蓰曰
有館宇隘陋卑湫炎風暑雨鬱蒸尤甚而無納涼之

所未者病之永樂二年秋八月吾友大寧崔君子因
以文學材幹選充豐海道察訪兼八站程驛使地視
八站莅事既月薪芻委積允所以應供費者靡所不
集乃謂此驛最近王京使車往來所必憇宿堂屋低
陋無以稱國家欽重皇華之意蓋撤曰而新之即聞
于國得報迺以九月始事取材植瓦力不煩民迨未
于起而僦工中高其堂翼以左右之室直左室之前
起樓三楹宏敞軒豁不侈不陋下為煨室以便寒暑
越明年二月初而告訖其夏來謂予曰斯樓雖無
江海眺望之賒岡巒環拱野壟舒餘晴好雨奇朝霏

夕烟變態之殊足以供騷人吟嘯之興清風滿檻足以滌馬足之炎塵明月八簾足以侑賓進之雅賞是不可無記子曰吁子之所為切甚鉅而言甚約其謙矣哉夫樓觀之設何係乎王政而有可以知政治之得失者矣置郵傳命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所謹也故昔周之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陳之必亡今我國家郵傳之所以待使命院館之所以待行旅既甚謹矣而君能俸委任之意先隆其委積次治其寓舍而後及登覽舒憂之所以慰其心自今朝使之來蓋知我國事大之誠為

政之善而國有人其為治永享於隆平矣此非切之鉅者欤奚登臨嘯詠之足言乎君以世胄摧巍科歷臺諫嘗顯于朝矣今乃屈於驛程能不卑勤以涖事謙以持已材大而量弘如此他日大用有切於王國其可量哉永樂三年夏六月

南谷記 張頌

天地之道分陰陽而職生成固不可使偏勝然其類有淑慝之異陽居于南其德為明其於人也為君子陰居于北其德為暗其於人也為小人聖人結天南面而治孔子贊易扶陽而抑陰以明其義乃曰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南陽方而明震也聖人之治能使天下而文明君子之學在乎自明其德而已吾同年昌寧張先生以剛明之資正大之學嘗顯于朝及退而居其鄉之南谷後以通經復召為國學長官亦居于都城之南因以南谷自號意蓋取諸此喟于暢其說于惟南者方位之最正而運氣之極中也聖人之位臨在萬方而其正位必嚮于是天之星環周四方而其中星必定於是四時之氣終始萬物而其長茂莫盛於南訛蓋東則陽之方長而未純西則陽之已過而將衰惟南乃是正中之方陽明之

最盛而造化之既專也故治必向此而文明星必加此而中正南訛之切亦必宅此而平秩天地之南也若夫先春而和暖竟日而暄妍陰凝而寒而生意盎然一山之南也簷虛而風來牖明而日照夏可以滌暑冬可以負暄一室之南也昔先儒張敬夫号以南軒取之所居之室也今先生之南谷取之所居之地也是皆有志於希聖之學而自修君子之德者也予雖不敏亦嘗願學敢以陽而號之夫南也陽也非有二也其志可謂同矣弟子資稟暗弱學問汗下卒不免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惟先生視我以指南

而使不迷於所歸是所望也永樂三年六月之望

月江記

近世浮屠最顯者曰懶翁号江月軒蓋取現像應機之義自是師其道者多取水與月以自号取之於小則曰溪曰澗取之於大則曰湖曰海水有大小而月無不同又有智愚而性無不善可謂善取譬矣今寶鏡又以月江号之是專取懶翁之号而倒紵之夫江也月也懶翁豈得而私之哉月在天有日者皆可觀江在地有口者皆可吸况在人乎求其所以為懶翁者在我而不在彼懶翁豈得而私之哉雖取彼之自

号而号我可也且其五称自分体用曰江月則由用而源其体曰月江則由体而達其用体用一源上下無間師其以是而体察之常使吾心之体湛然清明應物之用隨感不羗如月之照乎江如江之受乎月則雖江月吾可也雖月江吾亦可也

尚州風詠樓記

尚州本沙伐國自屬新羅為大府迄今千有餘載山川之秀人物之繁為一道諸州之最然未嘗有樓臺亭榭之設其民風之淳朴可想矣洪武庚戌牧使全公南得重營廡宇始置某園于東北開亭其中吾座

主韓山牧隱相國名以風詠仍為作記解九星山陶
隱留之以詩二公皆一世文章大手也此州聲價實
增其重庚申之歲倭寇侵犯官屋民廬盡罹兵燹明
年辛酉半剝田君理始築州城招輯遺民因曰基剝
別館以待使命庚午牧使李公復始又剝廨舍而亭
榭皆未暇及今牧使宋公因判官韓公岩協心為治
弊祛利舉風教以興人民寧謐於是又就亭之旧址
益闢以廣起樓其上且書牧隱之記陶隱之詩皆復
曰觀一州勝槩為益增矣州人前大護軍金公謙來
語予曰吾州自有風詠亭始得二大儒巨筆以華其

光中遭煨燼不克復建久為州人所羞今吾牧伯政
績卓異為諸州冠其起斯樓弊不及民不月而成使
命往來有所登覽州民老幼相與慶悅牧隱陶隱予
之師友也何惜一言以繼其後乎予曰風詠之義亭
之記盡矣予奚庸贅其曰使仗節部符行過此州者
得如春服既成之際和氣洋溢尙民其幸哉此其期
望於人者甚大予敢卽此而申言之孔門諸子各言
其志莫不規規於事為之未曾點獨言風詠而歸夫
子嘆而與之說者謂有堯舜氣像蓋其胷次悠然與
大靈同體隨物賦形各得其所則其施措之際必有

少懷老安綏來動和之妙和氣流行民安耕鑿皞
如在春風之中治效直與大化同運堯舜之治亦不
過此原其所自只由胷中無一點私累耳如使仗節
部符之使登覽之際洒滌塵煩消遣世慮執熱不待
濯泉而清治繁不待謀野而獲俯仰之中酬酢之間
默視風詠之樂而有得於心以廣物我同然之理則
其治效之效豈不大哉若其樓中游觀之勝吾老矣
儻得一往寓目以臨其風當爲繼陶隱之後而詠之
耳永樂六年秋七月日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類

逸慶尚道按廉曲理呂惣郎序

士君子立志遠大孰不欲有為於時垂譽於後乎然
或不遇則無以展其材而實其志以有用之材遇可
為之時則能有所樹立以光於後也必矣龜軒先生
之胷典理惣郎呂君初受訓於家達慨然嘆曰讀書
以明義理耳乃棄舉業不務先王教入侍左右小心
奉事又誦讀先王重之主上嗣位之初宰相知君有
牧民材薦為南州理果最入為都官惣郎爭訟辨出

為軍偵察訪奸猾姦及遷司憲掌今風紀益振君可謂有志與材而過時矣然其施者少而積者多君之欲為於時人之有望於君豈止此而已乎今處尚道師旅飢饉民業蕩盡陛下郡縣素為賊藪言之可為於邑非有文武通材威德素著足以附眾克亂者時能按是道哉子時廟堂難其人歷選在傳之賢得君為薦首君固辭不欲行客有說君者曰士之遇知於上雖在平時猶必有所報效况當緩急艱難之際哉天莫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苟以難險為避退讓為賢豈義也哉方今主上宵旰與左右大臣慎擇而

命君其可辭耶天下之理極必復倭奴之作擾殆將三紀今茲慶尚受侮極矣其將復興乎君之往也召輯遺黎汎掃殘寇以寬南顧之憂其功業豈不卓卓哉乎由是位進鄉相馴致大平聲施竹帛以傳不朽可期也而况君之先隴在昌寧馳驅而往翔掃塗域以陳孝祀不亦美乎君起而謝曰命之矣將行焉紳先生多為詩以贈予書客語以為序

送金堂復序 爾音

堂後金君伯三又職滿而代將歸寧士大夫之相與友者咸歌詩以贈茲予序予與金君善相知有素也

自為生員時卓然已有聲譽與其友數人挾書過關而行先至臨苑也望見之令中使召之問姓名上素聞其名欲試觀其才命賦三教統壹詩四韻小甚強險君即賦獻果為其冠明年又冠會試場升于廷對中高第出參維林府軍事維林大府也政繁事夥而君裁處有裕吏民皆服事有不憚於心者即不旋日棄官匹馬而還史翰嘉其才表授館中職宰相又遞任文牒材幹出等既累月而君承免宰相不聽而君求益堅乃得替仍舊館職有年矣今年春秩既滿當拜祭官適無政權任堂後遂為真夫堂後位卑而職

重且繁也上自郊丘宗社下至百神之祀凡大小與祭官皆堂後自擇公卿大夫至於士之告身皆堂後自署宮門之守直者亦必堂後往監之其或不既重矣予抑有甚者焉公卿之當與祭者或諱以故士大夫或還其牒祭或有關職風憲從而議其罪惟堂後是責位又卑人易抑而侮之以一介易抑之士任一國莫重之責吁其難矣余金君之為也不見處於卿士不見加於憲司位卑而無戚子之容其材可謂大而其度可謂弘矣他日大用於朝展布所學其功業成就豈易量哉方今明良相遇任賢盡法士君子出

仕之秋也君歸雖有山川禽魚之樂其無留鳥可也
君聞予言慨然曰吁仕宦命也事君日長也孀親老
矣吾忍捨其養而來仕於數百里之外也哉予曰養
口体不如養其志與其在側而養於身孰若官達以
慰其心哉子之官達親寧有不欲者乎人之為孝有
異在側而終身者凡民也君子則不然立身揚名以
顯其親而已矣功加于時名揚于後則親顯矣其視
在側之養何如哉無已則有一烏大夫得志於君
千駟萬鍾之富可致也苟不及此有爵以立乎朝有
祿以庇其家則亦可以迎養也已斯不亦可者乎君

謝曰然書此以為序

送生負李文和歸覲安東序

生負李文和初入小學姿相端潔聰慧好學諸生皆
愛之稍長學益進中試生員今年春辭親自鄉來京
師受業於茂松尹先生之門視易聽新所造益深忽
一日告其師及其朋友曰吾親在數百里之外吾之
遠離亦已矣夫岵岵瞻望之思無時而已矧今派大
始西天地始肅一元之氣萬物之生皆反而歸矣覽
物感時惻然有動于中吾其還也遂下日以行萬紳
先生及國學生凡知生者用老杜秋興詩一篇分韻

詠歌以美其歸予亦賦樹字焉於是咸曰是不可無
序迺委於予予告之曰嘗觀魯論父母在不遠遊
必有方之訓而有感焉夫遠離則悲女遠則思人之
情也况子於親乎不唯己之思親不置而親之念我
亦未嘗頃刻而忘于懷則為人子者豈可遠遊而無
方過期而不至以遺親之憂念哉聖人因人情而為
之教者至矣今孛生奉親之命來學于京又未幾而
歸養焉此其志双々於孝矣能不屬於聖人之教矣
吾其可得留耶吾知夫生之歸也綵衣上壽潔餐致
樂藹然和氣溢于達闈而熏於鄉里以興起同然之

心而成其仁孝之風也吾將執筆以記刻之錫類
而生其他旃生所取吾鄉也山川之勝音未得一富
目焉有隱君子去磻伯王父者吾友也文章學術皆
一時之選而自放於山水之樂空谷之駒莫或肯來
吾思之而不可見也生之行吾胡待而無情哉安得
從子而遊與之翱翔於物外以駕我憂哉生於狼獾
之暇幸為我謝之

送金少年自知之陽山詩序

國家胄子之學於淳屠氏尚矣後屠之相與友善者
詩文相贈應為之來於縉紳之間其交際可謂勤矣

而今然有然者焉金少羊之將之陽山也曹溪通禪
師來謂予曰我與金少羊相得甚其將行也義不可
以無贈將以巧諸君子言子其為我先之子樂聞師
之有古風不以文拙辭且告之曰師之求言非欲苟
焉以譽之義將誘掖以益其進也夫誘人之進者因
其所慕之善而利導之則必悅聞而樂從之矣稱道
人之父兄以望其子衆則其心亦必感發而興起矣
然則何以他求為哉特以其尊公之事諭之爾吾嘗
事公於政房親薰而灸之者有年矣文章之盛忠孝
之懿固不敢隱度論也然其彰者者靡不共知之

擢高第華問已播及中皇朝甲科名聲滿天下歛而
東取掌綸綍尚符璽先王重之親寫姓名字跡以賜
春遇既渥至上嗣位適追先志惟公是嘉進司祿吉
命試成均且典詮選而公不自滿假夙夜惟謹又以
顯其親拜相封主赫然為世所榮是皆贊古之力也
是必其子知慕而莫及之矣以是望之其不悅聞而
樂從感發而興起乎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
必學為裘弓冶賡技也而其子猶必効之以承其方
况文章忠孝之為家法者乎可不思所以繼之哉庶
幾自強於學問而已幸勉旃洪武戊午十一月

贈李生序

予之登第也吾大父誠齋公戒之曰先君菊齋文正公為貢舉時益齋李文忠公年未冠擢高科好學不已公嘉之遂罷甥為文忠間某有善若某書必往受業間某有某書必借讀之日改之而衣縫屨也往之先君有賓客偶壁讀書聲亂賓主之言則命止之而猶任其聲而未嘗輟也學以日進葦間以日播大為宣廟器重後迺扈駕北朝燕京南遊吳會得與天下之名儒碩士摩礱切磋既極其正大高明之學奉使川蜀游歷往還又極其奇偉壯峙之觀蒞之宵中言

之而為文章行之而為道德施之國家而為功業以佐六朝文明之化而貴飾太平垂之無窮者炳々也古之人以少年登科為不幸懼其廢業也如文忠者豈不幸之有哉汝之登第亦早矣汝之學問未也汝母安於小成以劾文忠之所為母息予既敬受其命矣然以世故廢業志不加勉學不加進悠悠若又十年矣雖未能如其教焉亦未敢忘于懷也今曹漢玄師三造吾廬而言曰李少年益齋文忠公之孫也生質之美而學不厭予喜文忠之有孫故煩諸公致誨之言以益其進也子惠一言予辭不獲以所聞於誠

齊者告之曰師以此語少年少年必有以興起矣夫
人美質之稟於天者易得而學問之得於己者難矣
教學不明蒙養不端幼而不能知孝悌之職長而不
能辨義理之分學問之無所得而言行之無其倫生
質之美有不及賴者矣尚何望文章德業之炳也
哉生能以乃祖為法而學其學焉則他日揚于王庭
展布所學道德功業將無愧於其祖而人皆信文忠
之有孫也文章亦其英華之所發爾生無恃其生質
之美而益勉其學焉可也若夫學問之才義理之蘊
諸君子必有言之者矣生其服膺焉洪武己未三月

癸巳

贈華嚴中德義師序

浮屠師義師以吾塵主故隱相國詩來示予曰我華
嚴珠公之徒也子之兄南公之同門也我雖遊方之
外縉紳先生若國隱鄭公若齋金公陶齋李公皆以
我稍知讀書而不絕之矣今將求詩文於諸公我之
求詩文其亦有說為我佛之教以心常塵而不著於
外物為道是其於世泊然無所嗜然後可也然人之
有心不能無動子則不能無所嗜子欲之累於物誘
而害吾心者無窮焉我之嗜詩文欲以托此而遊之

也。非空虛而居閑處，獨息焉游焉於文字間，稍遣世慮，樂以忘憂，吾之志也。其與沒溺於物欲而喪吾心者，不有間乎？古之浮屠與儒士大夫游以詩文自誤如唐之文暢者，予嘗有慕焉。子無以為佛者而絕我也。子樂聞其言之有道也。告之曰：師誠學於珠公之門而不見絕於向之數公者也。雖不耳其言，吾將信之。况其言之有道乎？敢不施誠以相與。若夫詩文則語公之作必能起發師之志矣。若予者，豈知言者哉。姑書其語以為贈。庚武庫申夏五既望。

送交州道林按廉序

珠

國家用人不可不慎也。庶官百執事各任一職，猶難其人。况兼總衆務而專制者乎？宰相兼總於一國，按廉兼總於一方，是尤不可不慎也。然宰相識於廟堂，稟命於上有疑事則咨於百官而後定。若按廉則專任一道之責而獨斷於已，吏理之得失民生之休感實善惡分爭辨訟犴獄之寄甲兵錢谷之事皆在吾之戕分而動靜語默人皆仰之。雖令施措人皆趨之喜則一方皆安，怒則一方皆懼。至於飲食之微守令必在視寒暄而親嘗之，然後敢進事之。如君父敬之如神明，其職之重而威之嚴如此，苟非仁恕闊敏

無人之材者疇克當之哉故國家每遣按察之際宰相各薦在條之賢從其多者以聞于上而定焉人之得是選亦難矣為按察者求皆策之嘗為之者唯所不知皆敬信之以其得是選也舊制每春秋更代以為常上之五年已未臺諫獻議乞以一年為限事下廟堂定為秋代之議六年秋軍簿正郎林公球得選為文州道接蘓固辭不獲將行朝之文士多為詩以餞使予序予雖不能文知林公最親且曰故不辭昔予方總角讀書於忠州之上異山時林公亦至年長予數歲學行皆非我所及巖然若成人焉同居踰年

之久日益相親性情如兄弟其後數年公已筮仕予亦筮第同立于朝蓋亦有年矣雖不能日相從而童稚之情猶在也所友於朝者雖多其親與舊豈若予二人哉公之幼也已如成人及其仕也以賢能見用備歷刑訟重任而人皆稱其明達公真所謂仁恕問取無人之材者也今又以薦尊任一道之責公可謂通時而公之材亦可以施矣若予之猥瑣淺暗而無遠識公所知也雖欲有言何能有所裨益哉然而不言則非朋友相贈處之義也夫士之立於朝無問位之崇厚而各有職當隨吾之所在而各盡吾職之

所當為者爾按慮使其取可謂繁矣其處之嚴重亦
可謂至矣威雖重不可肆也職雖繁亦有要不可以
不察也仁恕而已矣仁則能愛民恕則能有容以仁
恕而行吾之威則可以無大過矣自倭之興吾民之
憔悴甚矣交州道雖非受倭之地防戎之微唐韓之
賈不能不與之俱困烏可不為之惻然歟民者邦之
本也本因而後邦寧苟民之不能收歸無足觀者矣
是皆林公之所自知而予之強聒非諛也臨民之道
無大於此故不得不以此為贈洪武十二年秋八月日
送新進士韓有紋序

韓有紋因仲質直請謁于予受尚書久而彌謹學日
進明年春隨隱李先生掌成均試考文章甚詳有紋
中高選將歸榮其親于清國子先生若齋金公而下
暨博士諸生皆為歌詩以葦其歸將行告別於陽村
曰有紋受業於先生之門二年矣今獲選於有司而
榮吾親者皆先生之賜也然吾親之有望於吾而吾
之欲學於先生者非止於此而已矣今當遠遠不得
朝夕侍左右養聞餘論願先生之教一言予曰生於
予受尚書子之語於生者又豈在書之外乎昔吾夫
子荅或人之問曰書去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孟子之答曹交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賢教
人之意可謂切矣夫書者帝王為理之事似不切於
學者之身笑然其道皆自孝悌推之耳高之親九族
舜之丞十人不格姦孝友之至也三代聖人之道莫
不皆然是豈有加於性分哉亦自盡而已矣生於淵
澹之餘試以此而中三四代之書則高舜禹湯文武
之道杜夔伊傅周召之事無不切於為己者矣欲為
孝必如舜之事瞽叟欲為弟必如周公之事武王講
而明之以致其知勉而行之以盡其力推而及之萬
事萬物無不各盡其道則其於為學之道得矣吁行

於身者所以推於人施於家者所以及於國他日措
諸政事其本不在於茲乎生其勉之蒼龍壬戌夏六
月巳知

贈玗野雲上人後序

陶隱先生語子曰佛者之道與吾儒不同然其徒之
善者亦收之為友矣今有玗野雲者懶翁侍者也其
待翁久而謹翁甚愛之及翁示寂茶毗得舍利置淨
齋勸碑以記凡翁之後事無不力為之既乃歎曰吾
師在世發吾言聞吾聲者至矣吾尚不能祛其蒙蔽
今吾師已矣吾東方又無吾師比吾之蒙蔽將日深

而卒之看聾之級乎且以吾師之德猶不憚走數千里抵燕謁指空抵江之南謁平山以質其得然後服于正吾之望吾師猶膏壤然吾師尚爾吾獨不然於是與其友雄仲英約將之中國歷名山訪求專宿如曾所謂指空平山者以託正焉予既贈仲英言矣不可瀆告於野雲也故請之子其無讓予曰懶翁之徒無慮數十百得其門墻者蓋寡牙言其有升堂乎惟野雲侍左右視多者最久其庶幾於升堂故猶不敢自足得通歷天下以來師焉嚮道之志可謂勤矣然道之可以學而傳可以言而喻者非其至也

在吾心者不可以學而傳不可以言而喻其可以學而傳言而喻者則聞於前而後矣又何待於他求哉其不可以學而傳言而喻者雖有師無如之何在吾自得耳今野雲不求之已而求諸人不求之心而求諸外者何欲是豈野雲所不知哉然則其不憚中國之者有說焉彼之得其師也學之既久而不及今而失之如嬰兒之失其母愛之深而慕甚切違之久而悲愈甚其師既不可復得則求人之如其師者求之國中亦不得則又求之天下之遠必得如師者而後已豈自謂求之無益而自止邪其志誠可謂勤而

亦可謂悲矣先生道德文章蔚為吾儒之冠常以闢
異端為己任而不鄙野雲則其為人可知已故為之序
又為野雲頌以歸之其辭曰

英之野雲有乎無迹惟其無迹所以無著而北東西
惟適其適出乎層寸彌乎六合其舒其養其休自若
萬物茲榮施而之澤洪武壬戌秋八月

送雲亭上人序

懶翁之詞云雲亭自山來京師謁吾壺主牧隱先生
請名其室先生命員曉仍為記以歸持之去示予曰
吾扣牧隱齋景吾堂之名一記矣然吾身無所住寧

有所謂堂乎強而名之堂者以寓大道也吾事吾師
二十年之久猶不得其道之歸歸今也夫吾師內而
求之心外而求之名將以質之四方之先覺欲得結
紳之言以為行遠之資自吾祝髮足跡未嘗入城市
何從知結紳哉子牧隱之門人也牧隱不鄙我而子
鄙之歟故惟子之請予應之曰甚矣道之難傳也雲
山百萬億眾莫不聞瞿曇氏之道而正法眼藏惟迦
葉獨傳之杏壇三千之徒莫不聞吾夫子之道而始
庶幾者惟顏氏之子其道之難傳也如此况去聖人
數千載之後乎近世吾東方浮菴氏惟師之師懶翁

獨經指空平山之緒欽而東敏以開後學及其終也
有舍利之異其能傳人之所不傳也信矣雖以觀矣
之久豈易窺其涯漢哉然道不堆乎形器非窈冥
恍惚之謂也亦不離乎形器非淺近苟且之謂也內
而具於吾心外而著於事物舍吾心則無本而體有
所不立堆事物則不備而用有所不行體用兼全內
外交養此吾儒之學也佛者之道吾雖不得而知亦
不出乎此心而此心之大如虛空無物我無內外師所
以求之心又求之名者能知內外無二致矣他日所只
之先覺其必有合者欽洪武十五年龍集壬戌秋八

月晦

贈金中顯士詩序

金海金君汝用號築隱吾母黨族也初仕柏堂村出
衆美疇之難徵兵交州大為玄陵器重其年使宰相
曰公祿生修聘浙東君為副皆時之選也浙東人稱
其知禮既及拜御史歷顯秩端介不阿不久立於朝
故侍其親有年矣今未京師語予曰吾之奉使浙東
也文章鉅儒若金公充素張公者劉公仁本皆首詩
文之贈今已燬於兵燹矣曩者人自日本來得羽庭
藁即浙東劉公所著也當時贈我詩在焉所謂贈東

韓全榮隱者是也予得而聞之因竊自喜且悲焉夫
我一個海東之微士焉得令位命颶風渡萬里浪之
中國謁大儒獲被一言之舉自托不朽其文遍天下
輩及外國吾之雖傳於無窮豈不為吾之大幸乎然
吾之所得於諸公而藏於家者已為煨燼則吾之使
中國得詩文其迹泯矣後之吾東人暨吾子若孫雖
得視諸公之集安所徵而知所謂築隱者為吾哉是
則其失詩文又為吾之不幸也請吾子筆之書以貽
吾子孫使其有徵焉予曰噫天之付與於人者有幸
有不幸焉豈獨是哉天使君有其材而遇知於先王

者誠幸矣先王賓于天而君之材不得展於世者真
不幸也君不以身之屈自悲而推名之不顯後是慮
其與得則躍々以喜失則戚々以悲苟利於時不恆
於後者有湖矣且安知夫天使君不幸而屈於今者
終以獲伸而大幸於後哉他日樹功業銘鼎彝而勒
金石以垂罔極則名之傳比於北詩文為益顯矣君
其勉之於是書之以贈其行工乎詩者歌以結之洪
武十六年龍集癸亥良月肚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序類

送崔生自海歸親慶尚之星山序

上之六年庚申予為祭酒掌試生負有曰崔有孫者
與其遠由是知崔處中學日進姻其親在慶尚之星
山每一歲一往謁焉今茲賊兵縱橫侵暴靡所不至
平民之死亡流離窟伏顛躓幸而免者蓋寡矣吾之
身雖在學而吾之志未嘗不在於親也吾之捨吾親
而遠學于京者真將有得於祭之也然是有命焉不
可必也當此亂離之際吾安忍異其不可必而置吾

親於鋒鏑之境乎吾將故而迎之借采于京且養且
學以待吾命而為之榮不幾其順且美乎即起而辭
于師與其友兼其言壯其行皆歌以相贈又來
告行于陽村陽村曰昔陽城之為司業諸生有二季
不歸之養者皆飯之今生既一歲一歸又足嘉矣况
肩艱險走千里脫其親於危地乎雖其天質之美
亦由國家教養之力也在學之士孝且篤學如生之
化者幾何人我詩曰濟又士文王以寧又他日披
茅揭達程孝程忠上以憂乎君下以憂乎民以濟時
疇者必自學中出使生其勉之無負於親又無負於

君可也洪武十六年秋八月辛酉

送裴仲負修撰晒史七長身序

吾嘗觀魯論夫子之言吾猶及史之闕文因為之說
曰史必有文以記事而不可多文以失實也與其文
而失實寧不文而之其文過其實孔子傷之甚故於
書其繁亂於春秋直以一言斷一事書春秋校史也
夏聖人所刪定筆削故為經焉左氏羽聖筆而為
傳唯不達於此故亦見有浮誇之失司馬子長以陳
竊奇氣發為雄深雅健之文故稱良史唯不陸乎春
秋故事多極語是非頗終君子恨焉二子尚爾况其

他乎史之不貴乎多文也如此然史公天下之是非
禹萬世之勅戒也上而君相政理之得失下而民俗
習尚之美惡古今之治亂國家之興敗凡人事之巨
細終始精微曲折遠而至於天地日月風霆霜雪之
變微而及乎草木鳥獸羽毛鱗介之異莫不隨事備
書以信於後非文能之手史之不可不文也又如此
然則如之何哉在明乎理而已理明則辭必約而
盡文必直而實以之論天下之事如權之稱輕
重如度之量長短如燭之照如龜之卜是非不
差而勅戒明矣京山裴君仲貞在大子也某春秋講究筆削

之意其於理煥然故其於文能蔚然也及撰大和館
翰薦補史職以義理之文聚斂于筆于素有年矣承
史之命執筆而行薦紳先生多以贈之使予序予曰
噫吾夫子隆春秋褒世之意也歷代之史亦可以觀
世變矣本朝有海東數百年初蒞國史于加耶之海
島蓋慮後世遭亂而墜失也伽耶在國家遠而臨海
弔在伽耶寧僻而深阻故國家雖有變而亂未嘗及
焉祖宗之慮遠矣此者制漢失律深寇州縣伽耶幾
不守洪武己未秋輸其史于善之得蓋辛酉秋踰嶺
而北又輸于忠之開天今夫亥夏賊又逼忠之旁騶

七月又自開天祐于時之七長青地之陰遠不足待
而賊之取深入乃若此嗚呼可以觀世變矣于於此
竊有感焉昔周襄而亂賊與孔子懼而修春秋今之
亂極矣時之變甚矣仲負之行吾知其必有詩筆也
仲負之在大學予為祭酒今又同史職序之托我亦
鮮因書前所得於魯論者與夫有感於今日者以為
序洪武十六年秋九月庚丑

送鹿菴上人游方詩序

勝處菴之游四方也名儒碩釋多贈詩以亦予請
為序予曰唐之韓柳一世之鉅儒也浮畜文暢盡淨

其詩文暢之名流於千載與韓柳氏俱不朽者詩文
之力也暢則既濼矣韓柳氏文章冠絕於古今而後
世皆宗韓子何哉以其不諛於暢也不諛故直告之
以吾道而斥其非矣不知暢也忻然而使之欲佛然
而怒之欲柳氏吾儒也猶以知石詆韓則暢之佛然
可知矣若夫韓子務明其道而自盡爾豈計其柳之
詆而暢之怒乎今鹿菴之所游於諸儒者亦富矣能
知韓子之不諛者幾何人哉嗟夫道原於天理而著
於人倫堯舜以之而為君伊周以之而為臣孔孟得
之而在下曾閔游之而事親隨所遇而各盡其職此

聖賢之所以盡人倫而全天理也至於禮樂刑政冠
婚喪祭之大夫婦居室耕農蠶織之細道無位而不
在亦無微之可畧也故吾師之道即乎日用事物之
常而務各有則因親以有愛因嚴以有敬操矩也而
方生焉運規也而圓形焉行之非甚異而驗之為甚
實施之為甚理而傳之為無弊得之於教而之上而
天下理失之於秦漢之下而天下統老佛之說作於
其間而帶者尤大熾歷千載遍六合學之者蓋衆奉
之者彌認其道可謂大行矣而天下無善理何也絕
倫理以為高難事物而求道是猶廢矩而求其方撤

規而欲其圓也終可得哉上人不求道於身心性命
之理尋倫日用之常儀人為走四方者恐如所謂游
騎之無所放也幸慕韓子之不諫故敢以語上人忻
然故佛聖教是在上人之自擇也吾何憚者觀乙丑
春二月下泚

送國子典簿周先生傳使還詩序

上卿大寶之十八年秋遣國子學錄張公傳副以行
人段公祐奉重書國工典簿周公卓副以行人維台
英奉誥命追錫允國王謚曰恭應封嗣君為國王始
至境王使陪臣運帶子道門下評理鄭夢周密直

副使河奮于隨州門下贊成事沈德符于平壤及至
龍泉則門下侍中林堅味守門下侍中李晟林近郊
則判門下府事曹敏修相繼以進越九月十六日乙
亥張公陔公來翌日丙子閩台維公來王具冕服儀
仗鼓吹率陪日出迎于國西門之外導至三宮俯伏
行禮每次愈謹所以致上德而敬使命也周先生嘗
聖天子求賢之初捷魏科登臨仕而其豪爽卓絕
之資通敏明辨之學必能朝夕左右閔已皇猷矣豈
但使於四方而能專對而已耶國人喜其素而惜其
敏相與歌詩以洩其思惻成卷矣委于題其右惟吾

東方矣自古昔俗尚禮義知尊中國至我共愍三欽
遇聖天子肇建皇極奉表納貢誓萬世為東藩臣
嗣三對越天威通追先志罔敢或怠天子嘉之易名
之典繼世之命一時並舉德至渥也繼自今吾東方
向化歸極之誠益有以達於天聰而得與於敷錫之
福實於先生焉有望矣洪武十八年九月日

送行人陔公 祐使還詩序

高麗在海東世事中國以効臣順遠我先國三欽天
命附聖朝嗣三繼志脩貢彌謹越洪武十八年秋天
子念先三之敏附嘉嗣王之繼志賜以璽書誥先三

志愍討嗣三襲爵多命國子學錄張公溥行人陵公
祐使來小邦以布德音邦人小大感涕惟咩相與慶
於家而歌於路以對敷天子休命及其將啟也儒士
述邦人之意各賦歌詩使僕序予惟昔聖人之在中
國也達萬國親詣候大以字小以事天各盡其誠所
以致遠近之洽和也欽惟皇明既有萬邦仁深德厚
凡在天地之間動植之類咸濡其澤故我海外之邦
獲被同仁之化麗典愍冊所以正終始者既備樂云字
小之仁至矣陵公以峻備精確宏量敏識遭遇聖朝
以任行人之職乘輶車使四方上以宣天子之德下以

達遠人之情欲令四海同霑聖化誠不負聖天子委
任之意矣予其故吾王畏天事天之誠益以上達而
上下之間誠意交孚遠近洽和俾萬世無斁自今日
始矣何其幸哉洪武十八年九月下斡

鄭三峯道傳文集序

文在天地間與斯道相消長道行於上文著於禮樂
政教之間道明於下文寓於簡編筆削之內故典謨
誓命之文刪定贊脩之書其載道一也周衰道隱百
家並起各以其術鳴而文始病漢之司馬迂楊雄之
徒其言猶未醇雅及佛氏入中國斯文益病魏晉以

降秦塞無聞至唐韓子崇仁義闢異端以起八代之
衰宋與程朱之書出然後道學復明人知吾道之大
異端之非開示後學昭晰萬世吁嗟後哉吾東方雖
在海外爰自箕子八條之教俗尚廉恥文物之懿人
材之作倅概中夏自是以來世崇文理該科取士一
遵華制熏陶化成垂數百年卽士大夫稱古文學之
徒吾家文正公始以朱子四書立白刊行勸進後學
其錫益齊李文忠公師事親炙以得義理之學為世
儒宗稼亭推隱諸公從而與趙潛菴白公闢異端尤
力焉吾座三牧隱先生早承宗訓得蔭辟廨以極正

大精微之學既還儒十皆宗之若國隱鄭公陶隱李
公三峯鄭公潘陽朴公茂柏尹公皆其升堂者也三
峯與圃隱陶隱尤相親善講論切瑳益有所得常以
訓後進闢異端為己任其講詩書能以近言形容至
理學者一聞即曉其義其闢異端能通其書先說其
詳乃斥其非聽者皆服是以執經從遊者填溢門巷
嘗從學而登顯仁者比肩而立雖武夫俗士聞其說
說聲不厭浮屠之徒亦有從而化者焉至於禮樂
制度陰陽兵曆靡不精曉祖八陣而成三十六變之
譜約太一而作七十二局之圖能簡而盡世之名將

術士皆善之然此皆先生之餘事也先生節義甚高
學術最精嘗以直言忤宰相流南方者十年而其志
不變功利之徒異端之輩群欺眾惑而其守益堅先
生可謂信道篤而不惑者也先生著述有學者指南
圖若干篇義理之精瞭然在目能盡前賢所未發難
題若干卷本於身心性命之德明於父子君臣之倫
大而天地日月微而鳥獸草木理無不到言無不精
三國緯命之文典雅詩體古律之作製魏晉追盛唐
而理趣出平雅頌贊而理溫而恢誠無愧于古人樂
部小序刪繁亂則強偉唯感發性情之正吳錄嗚呼

先生之文皆有補於名教非空言凡也其與道並
流後世而不朽無疑矣雖生下國不得施其文於皇
朝盛世之典嘗奉使朝于京師得遠海過齊魯詩
文之作皆為中國文士所嘉賞其能以文鳴於一方
頌揚東漸之化俾東人歌於禹世與聖代治道之盛
同垂同柱亦無疑也近雖不幸得與從遊之列以
聞餘論又幸不鄙而命之序故敢引於卷端

送金謙將軍之任安城序

上即位十有四年春誅除弊養更張政化惟時盛原
業日以忠情功望命給百官祝嘏事三日上謂公若

曰惟我官代天守今近民皆不可不誥以予百德檢
對榮教多登私賦上曠天職下瘼厥民念之惻然于
中幸夫誘誘大惑已去斯吾民望理之時宜崇俊良
明錫靈昭布列中外以副予期理之心公拜稽首對
曰惟命是仰群寮各薦賢德材智之士金曠以讓舉
管造三年實域將行薦紳之知者甘贈以詩委于序
予進國家自賢以為民也而身各休戚之所係尤重
焉况今明良際會直展理之初而首命僕其國家
委任之志予民期望之心倍百於常可不勉哉苟能
為國事以始祖邦本則金僕賢德將由是益顯而國

家用僕必將至於大拜矣金僕其勉之 洪武戊辰仲
春初吉

賀門下左侍中平壤趙公 俊詩云

師生之禮尚矣聖人比諸君親以為事之如一所以
成乎德而厚人倫也三代而上師道最明故治隆而
俗美自漢科舉始行師生之禮猶未盡變至唐其法
寔盛謂掌誥者曰座主中選者曰門生師生之禮僅
寓於是其門生逮座主之存繼掌誥席則人咸稱之
以為美吾東方自高麗光王以表其禮極豐凡掌誥
者必設盛饌具公服領門生奉迎座主以宴于家與